經訓堂叢書

壹

沈祖燕署

二

夏小正弦注　道德經

墨子上

イ　4
1429
2

夏小正攷注敘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糧餉兼理軍務　欽賜一品頂帶署理陝甘總督印務畢沅撰

大戴記八十一篇今止四十篇其篇目三十九始無四十三四五及六十一四篇有兩七十三或云兩七十四小正蓋其弟四十七篇也案漢書蓺文志七十子後學者所記禮百三十一篇別無大小戴之目今所計小戴有四十九篇大戴有八十一篇合之正得百三十篇之數較蓺文志所說止少一篇并此二書卽後學者所記歟唐大衍歷日度議曰小正雖頗疎略失傳乃羲和遺蹟今檢論經月所列觀象授時諸事有正月啟蟄鞠則見初昏參中枓杓縣在下三月參則伏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五月參則見初昏大火中六月初昏枓杓正在上七月漢案戶初昏織女正東鄉枓杓縣在下則旦八月辰則伏參中則旦九月內火辰繫于日十月初昏南門見織女正北鄉則旦云云與尚書堯典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之旨合稽之明堂月令則三月日在胃參不必伏五月昏亢中非大火中八月日在角辰亦未伏有所不同以宋何承天隋袁充之說攷之知堯時冬至日在須女十度劉歆三統楊雄太元又推周時冬至日在牽牛初度賈逵云初度者牽牛中星也然則其閒實差十度有奇又大衍推小正

門 イ 4
號 1429
卷 2
昭和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購求

三月日在昴五月日在鬼天行遲速今古不能相同後世歲差之論當有所自矣三統記十二次諏訾立春節驚蟄中降婁雨水節春分中大梁穀雨節清明中太初後術則云諏訾立春節雨水中降婁驚蟄節春分中大梁清明節穀雨中又異者古歷皆如三統所稱改之者自後術始月令曰正月蟄蟲始振二月始雨水不符于小正耶汲郡所出周書有時則解一篇云雨水之日獺祭魚驚蟄之日桃始華清明之日桐始華穀雨之日萍始生亦次驚蟄穀雨于雨水清明後後人剽取月令竄入周書又分五日爲一候讖緯之談無所關乎經制焉月令十二月有雉雊鷄孚卵小正則在正月二月有鴈化爲鳩桃始華小正亦在正月五月有游牝別其羣執騰駒班馬政小正則在四月九月有豺祭獸小正則在十月天行有不同物候亦因之換耶小正于天象時制人事衆物之情無不具紀洵爲一代之巨憲故夫子稱之曰欲觀夏道吾得夏時焉又曰行夏之時司馬遷曰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此書之所由來歟作者之聖言辭簡要後儒爲之訓注如周書王會解穢人前兒良夷在子揚州禺發人鹿周頭輝羝白民乘黃歐人蟬蛇等云經也其下前兒若獼猴立行聲似小兒在子口身人首脂其腹炙之霍則鳴曰在子禺魚名鹿者若鹿迅走輝羝者羊也乘黃者似麒皆有兩角蟬蛇順食之美等云則注也山海經結匈國南山在其東南比翼鳥在其東三苗國在赤水東鑿齒持盾等云亦經也其下一曰南山在結匈東南一曰在南山東一曰三苗國一曰戈等云亦注也經注不分則習之或誤小正經爲禹敵所製歷二千餘年而戴德始作傳不加之條晰必有以傳爲經以經爲傳之弊沇所見各家自今所行大戴記外其專本有宋朱子本有關澮本有傅崧卿本有王應麟本有元金履祥本

本朝有故尚書大興黃叔琳本有故尚書無錫秦蕙田本有今學士錢塘盧文弨本有故編修休寧戴震本有今主事曲阜孔繼涵本皆分經傳亦並有異同案引者又有鄭康成郭璞孔穎達歐陽詢徐堅李善一行諸人因遞加參校附以鄙釋名曰夏小正攷注小正有戴氏傳之于前又有北周盧辯注之于後今經既殘破傳復譌亂辯注又不傳若據攷不精各以私意類分互證是誣之矣沇于詁訓信好雅言文字默守許解經禮則專宗鄭學戴之說是必曲証以申明之偶得一閒又求之諸經以附合本旨庶得尊經後傳之義夫由今以溯傳既二千年矣由傳以溯經又二千年歷四千餘年之久而通之者卒不多見其人蓋信古者少矣可不深歎哉癸卯歲乾隆四十有八年四月日

夏小正一　大戴禮記

沅曰此隋書經籍志舊目也本在大戴禮記內爲弟四十七篇其書古亦專行故志別題其目相傳既久誤繆實多今就行世諸本互校之以篆隸二體分寫經傳示經爲小正本文傳爲戴氏所譔也閒附釋義其字必期合于許舂說文者專家之斆也

正月启蟄

言始發蟄也

沅曰舊本启皆作啟許舂說文解字曰启開也啟教也應用启字

雁北鄉

先言雁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雁而後數其鄉也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雁以北方爲居何以謂之爲居生且長焉爾九月遰鴻雁先言遰而後言鴻雁何也見遰而後數之則鴻雁也何不謂南鄉也曰非其居也故不謂南鄉記鴻雁之遰也如不記其鄉何也曰鴻不必當小正之遰者也

沅曰雁舊本皆作鴈許舂曰雁鳥也鴈鵝也毛詩傳曰大曰鴻小曰雁應用雁字淮南子時則訓候雁北高誘曰雁從彭蠡來北過周洛至雁門孚卵鷇班固西京賦曰南翔衡陽北棲雁門亦其義許舂曰遰去也易明辨晢鄭康成本晢作遰云遰讀如明星晢晢之晢是遰有晢音古字而如通故傳嵗卿本作而不記其鄉

雉震雊震也者鳴也雊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爲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震雊相識以雷

沅曰郞顗以爲雷二月出地故正月之雷不必聞雊舊本作呴古無呴字許春曰雊雄雉鳴也雉鳴曰雊雌雄鳴曰鷕故詩曰雉之朝雊尚求其雌又曰有鷕雉鳴震之言鳴雊之言鼓皆據字音釋義本或作震也者雷也非又徐堅初學記引作雊也者鳴也震也者鼓其翼也歐陽詢埶文類聚引作正月必雷雷不必聞唯雉先聞之亦並非

魚陟負冰陟升也負仌云者言解蟄也

沅曰舊本仌作冰古字通用

農緯厥耒緯束也束其耒云爾用是見君之亦有耒也

沅曰舊本韋作緯昏作厥許春曰韋相背也獸皮之韋可以束枉戾緯織橫絲也昏塞口也厥發石也應用韋昏字君亦有耒者耕耤之禮用之也詩曰三之日于耜

初歲祭耒始用暢其用初云爾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言是月之始用之也初者始也或曰祭韭也

沅曰暢舊本作暢古無從申之字說文曰暢不生也氾勝之書曰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即用暢之說矣傅崧卿本其曰初云爾句在言是月之始用之也句上似當以傅本爲正或曰祭韭也句一說當在下圜之燕者也句下詩曰四之日獻羔祭韭王應麟引經無始用暢句

囿有見韭囿也者園之燕者也

沅曰朱子定小正之文無囿有見韭四字苑之有垣者曰囿燕燕居也王應麟引經作囿有韭無見字

時有俊風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于南風也曰合仌必于南風解仌必于南風生必于南風收必于南風故大之也

沅曰俊風即呂氏春秋所謂巨風也高誘以爲离氣所生凡言時有者皆不時有也春日故條風至矣

寒日滌凍涂滌也者變也變而煖也凍涂也者凍下而澤上多也

沅曰涂舊本作塗俗字據傅應以寒日滌爲句而徐堅誤以滌字屬下句矣又王應麟引經無寒日二字亦以滌凍涂爲句

田鼠出田鼠者鼸鼠也記時也

沅曰鼸鼠即鼢鼠也爾雅有之郭璞注曰以頰裏藏食者高誘以爲亦即鼢鼠然則伯勞所作者是矣舊本鼸作嗛說文曰嗛口有所銜也史記外戚世家景帝心嗛之而未發漢書作心銜之是嗛與銜同意口有所銜亦頰裏藏食之義是借嗛字亦通

農達均田達者循也均田始除田也言農夫急除田也

沅曰達舊本作率攷達循字應如此

獺獻魚獺祭魚其必與之獻何也曰非其類也祭也者得多也善其祭而後食之十月豺祭獸謂之祭獺祭魚謂之獻何也豺祭其類獺祭非其類故謂之獻大之也

沅曰傳本作獺獻祭魚王應麟作獺祭魚並非也必與之與朱子疑爲謂字呂不韋月令作獺祭魚小正作獺獻魚異故傳解之高誘曰獺祭鯉魚于水邊四面陳之謂之祭魚

䧹則爲鳩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也故其言之也曰則盡其辭也鳩爲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

沅曰䧹舊本作鷹籀文也鳩謂布穀也彖正直不能鷙搏徐堅初學記引故其言之也其作具無曰則盡其辭也句

農及雪澤言雪澤之無高下也

沅曰氾勝之書曰雪爲五穀之精故農望其澤

初服于公田古有公田焉者古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

沅曰服事也月令是月擇元辰躬耕帝藉

采芸爲廟采也

沅曰此下有舊注云似邪蒿可食五字疑即盧辯說也辯北周時人作大戴禮注伊尹曰菜之美者華陽之芸高誘以爲芳艸蔡德晉曰十一月芸始生至是采之以薦寢廟

鞠則見鞠者何也星名也鞠則見者歲再見爾

沅曰天官書星無名鞠者是月昏參中則柳星見耳爾雅曰柳謂之味史記天官書柳爲鳥注漢書天文志作鳥喙鞠注殆以聲近而誤歟

初昏參中蓋記時也

沅曰天官書參三星直者爲衡石下有三星銳曰罰爲斬艾事其外四星爲左右肩

殷然合之皆曰參星也左傳曰辰爲商星辰者大火閼伯主辰實沈主參二人不相能故參商之星亦不相見焉

科杓縣在下言科杓者所以箸參之中也

沅曰舊本科作斗杓作柄王應麟縣作垂攷斗量也科酒具也詩酌以大斗玉篇作科玉篇是柄爲杓以唐書大衍歷議引改天官書北斗七星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平旦建者魁杓者斗弟七星衡弟四星魁弟一星也魁枕參首則科杓縣在下矣故曰箸參之中

柳稊稊也者發孚也

沅曰釋名甲孚也言解孚甲而生王應麟稊作梯云文選注引

梅杏杝桃則華杝桃山桃也

沅曰舊本某作梅攷梅枏也某杏字應如此氾勝之書曰杏花如何可耕白沙四民月令曰杏花盛可菑白沙輕土之田杝桃爾雅作褫桃郭璞曰實如桃而小不解核

緹縞縞也者莎蘠也緹也者其實也先言緹而後言縞者何也緹先見者也何以謂之小正以箸名也

沅曰舊本緹作緹縞作縞蘠作隨爾雅作緹說文作縞廣雅作蘠爾雅曰蒿侯莎其實緹說文曰莎縞侯也廣雅曰地毛莎蘠也合之並是何以謂之十字朱子移在篇首標題之下攷上云緹先見下云以箸名正自相訓釋之辭不必移于篇首蓋古人之文不概可指爲錯簡者多矣

雞孚粥粥也者相粥粥呼也或曰孚嫗伏也粥養也

沅曰舊本孚作桴粥作粥說文曰孚卵孚也又曰毈卵不孚也古者乳字從孚人及鳥生子曰乳獸曰產粥呼鷄故孚粥爲正相粥粥呼舊本或作相粥之時亦誤又說苑曰張弓而祝鷄是粥與祝通風俗通曰呼鷄朱朱是又與朱通

二月往耰黍禪禪單也

沅曰舊本耰作櫌禪作禪黍關漢卿本又作柔櫌有三說徐廣以爲田器許春以爲摩田器服虔孟康以爲鋤柄攷論語云櫌而不輟是摩田器之名應如許說

初俊羔助厥母粥俊也者大也粥也者養也言大羔能食艸木而不食其母也羊蓋非其子而後養之善養而記之也或曰夏有暑祭祭也者用羔是時也不足喜樂善羔之爲生也而記之謂羔羊腹時也

沅曰舊本鬻作粥俗字羔羊子也古者養字從羊大則能助𦎧母鬻者其性善也夏有暑祭舊本或作憂有煮祭傅崧卿朱子並作夏古者夏祭用羔

綏多女士綏安也冠子取婦之時也

沅曰舊本作士女今以賈公彥士冠禮正義引改周禮仲春會男女

丁亥萬用入學丁亥者吉日也萬也者干戚舞也入斅也者大斅也謂今時大舍采也

沅曰萬用入斅鄭康成月令注引作萬舞入斅案其義用字是也左氏傳曰用八佾

舍讀如釋采與菜通六丁以亥爲末言亥以該餘日

祭鮪祭不必記記鮪何也鮪之至有時美物也鮪者魚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時謹記其時

沅曰鮪駱也周禮春獻王鮪月令季春薦鮪于寢廟凡與周禮月令諸篇異者時制不同也薛綜曰王鮪出河南小平山高誘曰鮪魚似鱣而大爾雅駱叔鮪郭璞曰大者名王鮪小者名叔鮪耳陸璣曰今東萊遼東人謂之尉魚亦謂之仲明仲明樂浪尉也休死海中化爲此魚

榮堇采蘩堇菜也蘩由胡由胡者蘩母也蘩母旁勃也皆桓實也故記之

沅曰舊本多誤此堇菜也用傅崧卿本蘩由胡以下用朱子本旁勃之旁朱子作方由胡之由春秋正義作遊皆聲音同也又桓實之桓舊本作豆亦非說文有堇菜云根如薺葉如細柳蒸食之甘詩有采蘩毛傳據爾雅以爲是白蒿鄭康成云以桓薦蘩菹沅更以戴氏桓實之解合釋堇蘩疑堇當爲茈茈亦蒿也周禮有茈菹桓所以薦菹醢所謂醢人掌四桓之實者是也又明堂位曰夏后氏以楬桓然則卽無異物飾之桓歟

昆小蟲抵蚳蚳者衆也由䖵䖵也由䖵䖵也者動也小蟲動也其先言動而後言蟲者何也萬物至是動而後著抵猶推也蚳螘卵也爲祭醢也取之則必推之推之不必取之取必推而不言取

沅曰舊本蚳作昆䖵作䰟玫昆同也義近蚳故通用䰟聲近䖵故借用抵猶推也者說文曰推排也抵擠也擠排也詁訓亦同周禮有蚳醢鄭康成注蚳蛾子

來降燕乃睇燕乙也降也者下也言來者何也莫能見其始出也故曰來降言乃睇何也睇者眄也眄也者視可爲室者也百鳥皆曰巢室穴也與之室何也操泥而

就家入人內也

沅曰經睇下宋本有室字者非月令仲春之月元鳥至齊魯謂之乙取其名自呼說文曰睇目小衺視也方言曰南楚謂眄爲睇攷內則有睇視鄭康成以爲傾視傾視卽衺視不睇視所謂目容端也凡鳥有巢居室居穴居故曰百鳥皆曰巢室穴傳崧卿本作巢突穴者非

剝鱓以爲鼓也

沅曰說文鱓魚名皮可爲鼓攷毛詩有鼉鼓作鼉非也鼉水蟲似蜥易攷工記曰凡冒鼓必以启蟄之日正此時矣

有鳴倉庚 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長股也

沅曰倉庚商庚爾雅文又云鵹黃也

榮芸

沅曰失傳也

時有見稊始收 有見稊而後始收是小正序也小正之序時也皆若是也稊者所爲桓實

沅曰正月有柳稊又云見稊故傳以爲小正之序時詩汜律樞曰二月某柳驚春羊牛來莫王應麟引經無時有二字

三月參則伏 伏者非亡之辭也星無時而不見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云

沅曰參伏則商見矣亡本一作忘非唐大衍歷議曰季春日在昴十一度半去參距星十八度故曰參則伏

攝桑 桑攝而記之急桑也

沅曰月令季春親蠶事故急桑也

委楊 楊則苓而後記之

沅曰委一本作委舊注云一作苑

煒羊 羊有相還之時其類煒煒然記變爾或曰煒羝也

沅曰舊本煒作䍧古無䍧字攷周書王會曰周頭煇羝其傳云煇羝者羊也古字煇煒通二義當以或說爲正

螜則鳴 螜天螻也

沅曰舊本螜作螌爾雅亦作螜攷說文曰螜螻蛄應用螜字又方言螻蛄或謂之蛞

螻古聲昏䪥正同然則蠡又即蛒字之正文歟

羙仌羙仌者分仌以授大夫也

沅曰舊本羙作頒攷頒大頭也羙分也應用此字闕漢卿本授上有接字者非

采識識艸也

沅曰識舊本作識依說文改又爾雅作蘵云黃蒢也郭璞曰葉似酸漿華小而白中心黃江東以爲葅食

妾子始蠶先妾而後子何也曰事有漸也言自卑事者始

沅曰傅崧卿云當作言事自卑者始非也妾內外命婦子內外子女皇侃說

執養宮事執操也養長也

沅曰宮事蠶室之事也

祈麥實麥實者五穀之先見者故急祈而記之也

沅曰月令季春之月爲麥祈實

粵有小旱粵于也記是時恒有小旱

沅曰舊本粵作越古字通

田鼠化爲鴽鴽雒也變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鴽爲鼠變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

沅曰舊本鴽作駕雒作鶉皆俗字也鴽者牟毋高誘曰青徐謂之牟幽冀謂之鶉鶉亦雒也牟毋讀如無今爾雅本或作母字者非

拂桐葩拂也者拂也桐葩之時也或曰言桐葩始生皃拂拂然也

沅曰舊本葩作芭王應麟作巴攷月令季春桐始華則此實葩字蔡邕曰桐木之後華者故言桐葩之時

鳴鳩言始相命也先鳴而後鳩何也鳩者鳴而後知其鳩也

沅曰鶌鳩也爾雅謂之鶻鵃舍人曰今之班鳩郭璞曰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攷莊子有學鳩崔譔曰學讀爲滑滑鳩一名滑雕古字滑與鶻雕與鵃皆聲相近然則或以爲郎尸鳩者非矣

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南門者星也歲再見壹正盖小正所取法也

沅曰用昴見者平旦也大衍歷議曰立夏日在井四度昏角中南門右星入角距西五度左星入角距東六度故曰初昏南門正王希明曰南門天之外門也小正所取

法舊本作大正以意攺

鳴札　札者寧縣也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札

沅曰爾雅注引此作虎縣爾雅曰蚻蜻蜻舍人曰小蟬也某氏曰鳴札札者蚻札之俗字寧舊本作寧

囿有見杏　囿者山之燕者也

沅曰正月囿有見韭傳云囿園之燕者也蓋類物釋義韭應生于園杏應生于山故耳

鳴蜮　蜮也者或曰屈造之屬也

沅曰月令四月螻蟈鳴高誘曰螻蟈蝦蟆也周禮秋官有蟈氏鄭司農云蟈讀如蜮蝦蟆也攷說文蜮與蟈同字是不必攺讀淮南子鼓造辟兵高誘謂造亦蝦蟆又詩有戚施說文作䵷鼀鼀與造古聲相近然則造即鼀字矣

王萯秀

沅曰失傳也王萯即王瓜是月王瓜生此秀舊本作莠非

取荼　荼也者以為君薦將也

沅曰荼苦菜將舊本作蔣非周禮地官有掌荼易通卦驗元圖曰苦菜生于寒秋經冬歷春得夏乃成

秀幽

沅曰舊本萎作幽徐巨源曰即詩四月秀萎是也萎幽聲相同國策曰幽似禾又國語曰馬氣不過莠莠狼尾莠狗尾然則莠萎二物也劉向說魯詩曰萎味苦然則萎亦苦菜與此莠應如是寫王應麟經無此二字

越有大旱　記時爾

沅曰月令曰季春行夏令則時雨不降孟夏行冬令則艸木旱枯故曰記時

執陟攻駒　執也者始執駒也執駒也者離之去母也陟升也執而升之君也攻駒也者教之服車數舍之也

沅曰馬二歲曰駒沅以為此陟疑當作騭騭牡馬也月令季春合騰馬游牝于牧中夏游牝別其羣執騰駒班馬政謂游牝者蓋令牝馬與牡馬交風合之是也謂別羣者牝馬懷胎已定不復令與騰馬交恐傷其胎故也騰駒即騭馬矣執騰駒即所謂執騭矣攻駒即所謂班馬政矣詩曰既差我馬此其事焉

五月參則見參也者伐星也故盡其辭也

沅曰用朝見也小正四記參故曰盡其辭舊本伐作牧非大衍歷議曰五月節日在輿鬼一度半參去日道最遠以渾儀度之參體始見其肩股猶在濁中房星正中故曰參則見

浮游有殷殷衆也蜉游殷之時也蜉游蟲蟟也朝生而莫死稱有何也有見也

沅曰殷作樂之盛稱故亦曰衆也舊本游作蝣非蟲作渠蟟作略皆借字朱子本無蜉游殷之時也句方言蜉游秦晉之閒謂之蟲蟟郭璞曰以天牛而小朝生夕死

鴃則鳴鴃者伯勞也鳴者相命也其不辜之時也是善之故盡其辭也

沅曰舊本鴃作鴂伯作百勞作鶘攷鴂是寧鴂鶘是刀鶘皆非本字又月令作鶪鶪之譌字易通卦驗夏至小暑博勞鳴博勞性好單栖其飛㚘其聲嗅嗅夏至應陰而鳴冬至而止古聲博伯相轉又左傳作伯趙古聲勞趙相近沅以爲伯趙氏司至者也趙字從走有至義或古本應作趙轉爲勞耳小正以五月鳴鶪而詩以七月鳴者豳地苦寒物候稍晚矣辜舊本作事此從傅朱本

時有養日養長也一則在本一則在末故其記曰有養日云也

沅曰養日之日王應麟作白朱子曰大戴記作養白以十月養夜攷之作日近是五月長至故養以日十月將短至故養以夜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杳身無躁節聲色薄滋味百官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養日之事也

乃瓜乃者急瓜之辭也瓜者始食瓜也

沅曰傅崧卿舊注一本作乃衣瓜乃衣者急衣之辭也衣也者始㓨衣也非是羅願爾雅翼吳澂事類賦引急瓜並作治瓜盧諶祭法曰夏祀秋祠皆用瓜

良蜩鳴蜋蜩也者五采具

沅曰舊本蜋作良采爾雅注作彩詩曰五月鳴蜩

匽之興五日翕乃伏其不言生而稱興者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故言之興五日翕也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

沅曰蝘舊本作匽望作朢皆非

啓灌藍蓼啓者別也蒪而疏之也灌也者聚生者也記時也

沅曰舊本聚作聚聚誤爲藂藂譌爲聚也又蒪作陶崔寔曰榆莢落時可種藍五月

可刈藍詩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爲期六日不詹鄭康成曰期至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不至五月者正藍之候又月令令民毋刈藍以染注曰此月藍始可別以戴傳合詩禮二注義始明顯

鳴蜮

沅曰失傳也

唐蜩鳴唐蜩鳴者蝘也

沅曰舊本蝘亦爲匽舍人曰梁宋以東謂蜩爲蝘

初昏大火中種黍菽糜大火者心也心中種黍菽糜時也

沅曰本或無經種黍菽糜四字種作種非糜作糜亦非尚書曰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煑梅爲豆實也

沅曰舊本鬻作煮同某亦作梅周禮籩實有乾藤鄭康成注曰乾藤乾某也蜀志曰蜀人名某爲藤古者籩梪同用

蓄蘭爲沐浴也

沅曰蘭芳艸也楚辭曰浴蘭湯

菽糜以在經中又言之時何也是食豆鬻而記之

沅曰舊本糜作糜非也以巳古字通豆鬻舊本作矩關傳崧卿本作矩閔朱子本作短闕皆非王應麟經無此二字

頒馬分大夫卿之駒也

沅曰月令所謂頒馬政亦是矣分駒義與執騰駒亦同故下云閑諸則也大夫卿一本作夫婦非舊本美作頒

將閑諸則或取離駒納之則法也

沅曰舊本閑作閒離作離並借字詩比物四驪閑之維則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五月大火中六月斗杓正在上此見斗杓之不正當心也蓋當依依尾也

沅曰此杓王應麟亦作柄尾者星也此言六月昏尾中耳

煑桃桃也者杝桃也杝桃也者山桃也鬻以爲豆實也

沅曰舊本鬻亦作煮同周禮籩實有桃內則曰桃諸

鷹始摯始鷙而言之何諱殺之辭故鷙云

沅曰舊本鷙作摯說文鷙擊殺鳥也應用鷙月令是月鴈乃學習鄭康成謂攫搏也說文曰習數飛也足証鷙習同義鄭志焦氏問曰仲秋鳩化爲鴈仲春鴈化爲鳩此六月何言鴈學習乎張逸答曰鴈雖爲鳩亦自有眞鴈可習矣

七月秀萑葦未秀則不爲萑葦秀然後爲萑葦故先言秀

沅曰舊本秀亦作莠萑爲雈非也說文曰萑薍也葦大葭也葭葦之未秀者兼萑之未秀者然則未秀不爲萑葦者謂蒹葭歟此可取以說詩

貍子肁肆肁始也肆遂也言其始遂也或曰肆殺也

沅曰舊本貍作狸肁作肇攷古無狸字肇與肁通傳義未晰沅以爲爾雅有貍子肆今本作貄貄亦俗字陸德明曰衆家皆作肆是肆爲貍子不必以遂殺兩義解之矣

沅又謂漢法以立秋日貙膢蘇林曰貙虎屬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以此日出獵還以祭宗廟名曰貙膢伏儼曰膢音劉劉殺也膢有劉義故以名祭貍獸近貙然則肁肆爲始殺之稱亦通

潢潦生苹潢下處也有潢然後有潦有潦而後有苹艸也

沅曰舊本潢作湟攷說文湟水名潢積水池也是應用潢字積水曰潢雨水曰潦下

讀爲汙

爽死爽也者猶疋也

沅曰舊本疋作疏若稀疏之義應用疋字周禮太宰九職八曰臣妾聚斂疋材越紐曰庚貨之戶曰穬辛貨之戶曰菓比疋食無賈

荓秀荓也者馬帚也

沅曰舊本荓作苹說文苹萍也荓馬帚也應用荓字郭璞曰似蓍

漢案戶漢也者河也案戶也者直戶也言正南北也

沅曰李善文選注引作漢天漢也漢案戶者直戶也是異本古者戶南向故曰案戶言如案之直于戶也

寒蟬鳴寒蟬也者蜾鹿也

沅曰蜾鹿舊本作蜺蠑攷方言齊謂之蜾鹿自關而東謂之蛁蟟或謂之蜺蟧古字鹿蠑蟧聲相同蜺蜾聲相近知蜺蠑卽蜾鹿矣又爾雅謂之蜺

初昏織女正東向

沅曰失傳也舊本向作鄉詩氾律樞曰立秋促織鳴女工急促之候

時有霖雨

沅曰失傳也月令孟秋葥水潦

灌荼

灌叢也荼雈葦之秀爲將褚之也雈未秀爲菼葦未秀爲蘆

沅曰爾雅曰葭蘆菼薍說文曰雈之初生曰菼一曰薍葦之未秀曰葭古字菼與蒹聲相近通菼于蒹則傳與爾雅說文咸得之矣沅又謂爾雅有其萌虇蘥云云古無虇蘥二字說爾雅者皆以爲應作灌蕍以小正合之卽灌荼也古字荼讀如渝將褚舊本或作蔣楮作楮似非說文褚製也似用此義作蔣亦非

斗柄縣在下則旦

沅曰失傳也是月日在翼王應麟杓作柄縣作垂

八月剝瓜

畜瓜之時也

沅曰傳朱本有剝瓜也者四字

玄校

玄也者黑也校也者若綠色然婦人未嫁者衣之

沅曰舊本綠作緣非是校若綠色然則校或黝字

剝棗

剝也者取也

沅曰詩八月剝棗

栗零

零也者降也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剝也

沅曰說文曰艸曰零木曰落栗木也亦曰零者借其義棗栗皆桓實也

丹鳥羞白鳥

丹鳥者丹良也白鳥者謂蟁蚋也其謂之鳥何也重其養者也有翼者爲鳥羞也者進也不盡食也

沅曰鄭康成月令注引作九月孔穎達曰鄭所見本異也丹良古今注以爲卽螢火

月令是月羣鳥養羞故丹鳥羞白鳥亦謂之羞

辰則伏

辰也者謂心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

沅曰謂近日也是月日在角

鹿人從

从也者大者于外小者于內達之也

鹿人从从羣也鹿之養也離羣而善之離而生非所知時也故記从不記離君子之居幽也不言或曰人从也者大者于外小者于內逵之也

沅曰易本命曰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鹿之性見食急則旅行故于文麗字從鹿麗者旅也古字麗與離通離羣卽麗羣歟

鴽爲鼠

沅曰失傳也

參中則旦

沅曰失傳也初昏辰伏則參旦中矣

九月內火 內火也者大火大火也者心也

沅曰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季春出火季秋內火管子曰春爨以羽獸之火夏爨以毛獸之火秋爨以介蟲之火冬爨以鱗獸之火中央爨以倮蟲之火

遰鴻鴈 遰往也

沅曰月令是月鴻鴈來賓詩汜律樞曰天霜樹落葉而鴻鴈南飛

主夫出火 主夫也者主以時縱火也

沅曰周禮司烜以夫遂取明火于日然則夫者夫遂也主夫卽司烜氏也高誘曰陽燧取金杯無緣者孰摩令熱日中時以當日下以艾承之則然得火

陟玄鳥蟄 陟升也元鳥者燕也先言陟而後言蟄何也陟而後蟄也

沅曰傳本升爲并非也

熊羆貊貉鼶鼬則穴 若蟄而

沅曰舊本作熊羆貊貉鼬鼶攷古字無貊貊卽貉字說文引論語狐貈之厚然則貈實貉字古字無鼶郭璞爾雅注引小正作鼶鼬則穴知俗本之字皆非也今改正王應麟以若蟄而三字作經語穴作大亦並誤

榮鞠 鞠艸也鞠榮而樹麥時之急也

沅曰鞠舊本作鞠攷爾雅蘜治蘠郭璞曰今之秋華說文曰蘜日精似秋華二字疑當以蘜爲正也鞠省蘜而借之耳周處風土記謂日精治蘠以花莖別名疑非是朱子本經有樹麥二字王應麟又以鞠榮而樹麥五字作經疑俱非也月令是月鞠有黃華

王始裘 王始裘者何也衣裘之時也

沅曰舊本或無傳王始裘三字非也月令十月天子始裘

辰繫于日

沅曰失傳也王應麟經無此句

雀入于海爲蛤 蓋有矣非常入也

沅曰說文曰蛤蜃屬有三皆生於海蛤厲千歲雀所化秦人謂之牡厲海蛤百歲燕

所化魁盒一名復絫老服翼所化月令八月鴻雁來九月鴻雁來賓鄭康成讀以賓字斷句高誘則以賓字屬下雀入大水為盒為句謂賓雀為老雀以小正證之知高非矣

十月豺祭獸善其祭而後食之也

沅曰月令九月豺祭獸高誘曰豺似狗而長毛其色黃于是月殺獸四圍陳之

初昏南門見南門者星名也及此再見矣

沅曰是月南門朝見于東南隅云昏見者誤也

黑鳥浴黑鳥者何也烏也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

沅曰舊本經作黑烏浴者非黑者十月之色

時有養夜養者長也若日之長也

沅曰日將短至故養夜若日之長言若長至時之養日也

雉入于淮為蜃蜃者蒲盧也

沅曰一本雉上有元字藝文類聚引無之蜃無蒲盧之稱應作蠯蠇也盒修為蠯圖為蠇古聲同

織女正北鄉則旦織女星名也

沅曰月令是月招搖指亥王應麟無則旦二字

十一月王狩狩者言王之時田也冬獵為狩

沅曰爾雅曰火田為狩說文曰犬田也狩字從犬犬田之說或近之

陳筋革陳筋革省甲兵也

沅曰筋舊本或作肋非攷工記函人察革弓人相角

嗇人不從不从者弗行于時月也萬物不通

沅曰嗇人即田夫也月令十月勞農夫休息之于時以下八字當有脫誤王應麟以萬物不通四字為經語恐誤

隕麋角隕隊也曰冬至易气至始動諸向生皆蒙符矣故麋角隕記時焉爾

沅曰隊舊本作墜俗字易作陽气作氣皆借字月令謂之麋角解漢書陳寵傳冬至之節陽氣始萌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時令曰諸生蕩安形體天以為正歲以為春然則蒙讀如萌符應讀如孚甲之孚矣

十二月鳴鳶鳶也者禽也先言鳴而後言鳶者何也鳴而後知其鳶也

沅曰鴪舊本作弋傳云禽也者讀如易失前禽謂繳躲飛鳥也月令是月取田獵鳥獸者野虞教道之金履祥曰弋當作鳶依義卽鴪字鴪之誤爲鶚周書大雪之日鶡鳥鳴

元駒賁 元駒也者蝗也賁者何也走于地中也

沅曰蝗亦螯蟲也古字賁與奔聲相近故借用之易曰賁于邱園方言蝗梁益之閒謂之元駒

內卵蒜 卵蒜也者本如卵者也內者何也內之君也

沅曰舊本內作納蒜葷菜孫炎曰帝登蒚山遭獝芋艸毒將死得蒜乃嚙之解毒乃收植之

虞人入梁 虞人官也梁者主設罟罶者也

沅曰說文曰罟庖犧所結繩以漁罶罟也罶曲梁寡婦之笱魚所留也詩魚麗于罶毛傳曰罶曲梁也然則入梁者入此曲梁也入讀如內月令是月命漁師始漁故內此具耳

隕麋角 蓋陽气且睹故記之也

沅曰經重言之傳亦重解之

夏小正攷注終

老子道德經攷異序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欽加一品頂帶畢沅撰

太史公作史記爲老子立傳云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謚曰聃爲周守藏室史西出關爲關令尹喜著書上下篇而去莫知其所終又云或曰周太史儋卽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沅案古聃儋字通說文解字有聃字云耳曼也又有聸字云垂耳也南方聸耳之國大荒北經呂覽聸耳字並作儋又呂覽老聃字淮南王書聸耳字皆作耽說文解字又有耽字云耳大垂也蓋三字聲義相同故並借用之鄭康成云老聃古壽考者之號斯爲通論矣老子與老萊子是二人老子苦縣人老萊子楚人史記老萊子著書十五篇藝文志作十六篇亦爲道家之言且與孔子同時故或與老子混而莫辨沅又案古有萊氏故左傳有萊駒老萊子應是萊子而稱老如列禦寇師老商氏以商氏而稱老義同當時人能久生不死皆以老推之矣亦無異說焉莊子云孔子西藏書于周室往見老聃又云孔子南之沛見老聃又云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邀于郊至于梁而遇老子是孔子問禮之老子卽著道德書之老子不得以其或在沛或在周而疑之漢時以黃老爲道家言故藝文志道家中有黃帝四經等篇列子以谷神不死

是謂元牝爲黃帝書而莊子有猋氏頌有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云云正與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說合黃帝號有熊氏古者熊猋聲相轉疑有猋氏即有熊氏然則老子本黃帝之言大率多述而不作焉道書有太上老君亦即老子也徐堅案高上老子內傳曰太上老君姓李名耳又有太上道君出本行經太上丈人出隋書經籍志則與老君實別史記老子之子名宗宗子注注子宮宮元孫假仕于漢孝文帝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太傅家于齊魏書釋老志有收圭師李譜文云是老子之元孫隋書作李譜合之唐宗室世系表所載是老子亦猶夫人耳莊子稱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明老子亦死水經注盩厔有大陵世謂之老子陵明老子有葬地生而爲聖歿而爲神不足爲異必如葛洪神仙傳及崔元山瀨鄉記老子爲十三聖師云云未免好奇行怪蓋後世虛造之詞不足徵矣藝文志有老子鄰氏經傳四篇傅氏經說三十七篇徐氏經說六篇劉向說四篇却無河上公注隋書經籍志云老子道德經二卷漢文帝時河上公注梁有戰國時河上丈人注二卷攷高士傳河上丈人不知何國人明老子之術自匿姓名居河之湄著老子章句當戰國之末諸侯交爭馳說之士咸以權勢相傾唯丈人隱身修道老而不虧是謂戰國時人也神仙傳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字漢文帝時結艸爲庵于河之濱是謂文帝時人也志畫爲二人沅所見老子注家不下百餘本其佳者有數十本唯唐傅奕多古字古言且爲世所希傳故就其本互加參校間有不合于古者則折衆說以定所是字不從說文解字出不審信也近世多讀書君子然淺近者有因陋而無專辨或好求異說以討別緒則動更前人陳蹟在若信若不信之閒沅不敢爲之也倘攷之不得其精亦唯曰我過矣我過矣乾隆四十六年十月

老子道經攷異卷上

唐太史令傅奕校定本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古無妙字易妙萬慮而爲言王肅本作眇陸機文賦眇衆慮而爲言即用易文亦作眇又屈原九歌美要眇兮宜修並是李約本徼作儌非董遇注易曰眇成也許慎說文解字曰徼循也應從此二義司馬光于兩無字兩有字斷句王安石同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　陳景元以此兩者同爲句

同謂之元元之又元衆妙之門　妙亦應作眇

右弟一章五十九言

河上公以此爲體道章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　劉驥本皆知善之爲善上亦有天下二字

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顧歡無故字王弼顧歡六之字皆無李道純曰此間有之字非也形王弼作較陸德
明亦作較並非古無較字本文以形與傾爲韻不應用較又明矣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顧歡聖人下有治字
萬物作而不爲始　河上公王弼並作萬物作焉而不辭陸希聲及太平御覽引皆無
焉字古始辭聲同以此致異奕義爲長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處夫惟不處是以不去　兩不處河上公作弗居　聚珍
板王弼注本作功成而弗居校云永樂大典無而字弗作不沅案淮南子引兩弗字
皆作不不字爲是
右弟二章九十三言
河上公以此爲養身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　河上公作使
心不亂無民字案淮南子引亦無民
是以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彊其骨　河上公無也字李道純并無之治
二字

常使民無知無欲　顧歡民作心
使夫知者不敢爲爲無爲則無不爲矣　河上公王弼不敢爲下並有也字無不爲並
作無不治亦並無矣字此知王弼作智
右弟三章六十八言
河上公以此爲安民章
道盅而用之　說文解字盅器虛也引本書作盅諸本皆作沖淮南子亦作沖並非
是
又不滿　河上公王弼並作或不盈諸本同淮南子引作又弗盈也
淵兮似萬物之宗　河上公作淵乎王弼亦作淵兮陸德明曰淵奅河上作乎案奅古
兮字
挫其銳解其紛　紛顧歡作忿唐易州石刻蘇靈芝書明皇注本亦作忿陸德明曰河
上作芬淮南子引亦作紛
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或王弼一本作若河上公亦
作若陳象古作吾不知誰子

右弟四章四十二言　河上公以此爲無原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李約無

乎字

虛而不詘　詘河上公作屈王弼作掘王弼非陸德明曰顧歡作𥚃

動而俞出　俞諸本並作愈案古無愈字葢卽用俞也諸本並非

言多數窮不如守中　諸本並作多言數窮

右弟五章四十五言　河上公以此爲虛用章

谷神不死是謂元牝　陸德明曰谷河上本作浴云浴養也案後漢陳相邊韶建老子

碑銘引亦作浴神是與河上本同

元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緜緜若存用之不勤　河上公王弼並作是謂天地根無之

字

右弟六章二十六言

河上公以此爲成象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　彭耜釋文曰黃茂材天地下有之字程大昌無者

字

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不以其無私耶故能

成其私　不以其無私耶河上公無不耶二字王弼作非以其無私耶淮南子引同王

弼

右弟七章四十九言

河上公以此爲韜光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居衆人之所惡　河上公王弼居作處司馬光曹道沖

作又不爭宋薇宗無之字

故幾於道矣　諸本無矣字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人　王弼作與善仁寇才質同王弼

言善信政善治　王弼作正善治永樂大典仍作政案作正者非

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矣　河上公王弼並無矣字

右弟八章五十二言

河上公以此爲易性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司馬光持作恃

敪而梲之不可長保　敪諸本並作揣說文解字無敪字奕本惟此句下有音義云敪音揣量也案量之義即揣字左傳所稱揣高卑是或敪爲揣字古文歟又顧歡以揣爲治說文解字有𢾅字云有所治也又疑敪即𢾅字之譌矣梲河上公作銳王弼亦作梲奕音義云解也案解之義當爲挩字聲同借之也淮南子長保下有也字

金玉滿室莫之能守　諸本並作滿堂王弼亦作滿室依義作室爲是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司馬光驕作憍非

成名功遂身退天之道　王弼作功遂身退天之道諸本並作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李約名作事淮南子道下有也字

右弟九章四十一言

河上公以此爲運夷章

載營魄袌一能無離乎　諸本袌並作抱案袌褢也抱同捊取也義異應用袌字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王弼無如字淮南子致作至

滌除元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以知乎　能無以知河上公作能無爲王弼作能無知陸德明曰治河上本又作活

天門開闔能爲雌乎　河上公爲作無

明白四達能無以爲乎　無以爲河上公作能無知以上六句河上公並無乎字李道純曰有乎字者非沉案淮南子引並有乎字有乎字者是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元德

右弟十章七十二言

河上公以此爲能爲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本皆以當其無斷句案攷工記利轉者以無有爲用也是應以有字斷句下並同

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埏王弼作挻陸德明不言河上王弼字異疑河上亦作挻案古無埏字八埏之埏淮南子作黃說文解字挻長也方言挻取也釋名以土黃而細密者曰埴依義當用方言賈誼曰因而挻之服虔音挻起亦是矣

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右弟十一章四十九言

河上以此爲無用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右弟十二章四十九言

河上以此爲檢欲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 王弼同河上公作何謂寵辱寵爲下明皇作何謂寵辱寵爲下陳景元李道純作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上辱爲下陳李二家俱謬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苟吾無身吾有何患乎

河上苟作及無乎字王弼同

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則可以託天下矣 河上公作則可以寄於天下王弼作若可以寄於天下明皇作若可寄天下陸希聲同淮南子作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於天下

愛以身爲天下者則可以寄天下矣 河上公作乃可以託於天下王弼作若可託天下明皇作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陸希聲同淮南子作愛以身爲天下乃可託於天下矣奕本寄託二字與諸本互異

右弟十三章八十八言

河上以此爲猒恥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

一者其上之不皦 諸本無一者之三字皦或作曒從日者非也

其下之不昧 諸本無之字

繩繩兮不可名 王弼本或無兮字

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芴芒 河上公作忽恍王弼作惚恍河上忽是弼恍是其恍惚則並非也奕借芒刺菲芴之字爲之與莊子雜乎芒芴之間字同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可以御今之有 河上王弼無可字

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王弼同河上公能作以

右弟十四章一百言

河上公以此爲賛元章

古之善爲道者　道河上公王弼作士

微妙元通深不可識　妙亦當作眇

夫惟不可識故彊爲之容曰　諸本無曰字

豫兮若冬涉川　王弼豫或作懊粱簡文作豫今本又或作與　聚珍板弼注兮作焉

陸希聲無兮字

猶兮若畏四鄰　陸希聲亦無兮張守節史記正義引作與予冬涉川猶予若畏四鄰

儼若客　河上公作儼兮其若客王弼作儼兮其若容非是客葢與下釋樸等字爲韻

也論語居不客陸德明曰本或作容其誤與此同

渙若冰將釋　河上公王弼並作渙兮若冰之將釋

敦兮其若樸　蘇靈芝書誤樸爲撲非也或作朴同

曠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濁　河上公混作渾

孰能濁以澂靖之而徐淸　河上公作孰能濁以止靜之徐淸王弼陸希聲作孰能濁

以靜之徐淸陳景元作孰能濁以澂靜之徐淸或說作止者與下久字爲韻當是也

澂本或澄非文選注引同王弼

孰能安以久動之而徐生　河上公王弼並無而字司馬光作孰能安以久之徐生陸

希聲作安以動之徐生

保此道者不欲盈　高誘淮南子注云保本或作服

夫惟不盈是以能敝而不成　河上公王弼作故能蔽不新成淮南子作故能弊而不

新成

右弟十五章九十八言

河上公以此爲顯德章

致虛極　流俗本有作至者非也

守靖篤　諸本靖作靜依義篤應作竺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河上公作吾以是觀其復王弼作吾以觀復淮南子作吾以

觀其復也

凡物䖲䖲各歸其根　河上公作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王弼夫亦作凡餘與河上同
莊子作萬物云云各復其根說文解字有物數紛䖲之言是奕用正字
歸根曰靖靖曰復命　河上公靖作靜王弼作是謂復命
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歿
身不殆

右弟十六章六十七言

河上公以此爲歸根章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其次譽之　下知吳澄作不知河上公王弼並作其次親而
譽之陸希聲作其次親之譽之
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陳象古作其次畏而侮之明皇陸希聲並作其次畏之侮之
故信不足焉有不信　河上公作有不足焉有不信焉王弼作信不足焉有不信焉陸
希聲作信不足有不信焉
猶兮其貴言哉　猶王弼作悠陸德明曰孫登張憑杜弼俱作由王弼無哉字陸希聲
無兮字

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不然　河上公王弼作百姓皆謂我自然

右弟十七章四十七言

河上公以此爲淳風章

大道廢焉有仁義　河上公王弼無焉字下同
智慧出焉有大僞　河上公作智惠王弼作知慧知與智同惠與慧通　聚珍板弼注
本作慧智與陸德明本不同
六親不和有孝慈　永樂大典作孝子
國家昏亂有貞臣　諸本皆作忠臣

右弟十八章二十八言

河上公以此爲俗薄章

絕聖棄知民利百倍　諸本知作智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而未足也
河上公王弼並作以爲文不足李約作以爲文未足
故令有所屬見素襃樸少私寡欲　樸或作朴同襃作抱非也流俗所行河上公王弼

諸本並作抱矣

右弟十九章四十七言

河上公以此爲還淳章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美之與惡相去何若　河上公王弼美並作善何若
聚珍板弼注本亦作若何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淮南子下有也字

荒兮其未央　河上公王弼下有哉字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　王弼享作亨河上公作饗案古亨享同字篆文爲亯隸改者誤
亯與亯同故作享省亯故作了耳如漢劉熊碑子孫亨之張公神碑元亨利貞並可
證享饗亦字通

如春登臺　王弼顧歡並同明皇易州石刻亦同明正統十年道藏所刊明皇本始誤
作登春臺陸希聲王眞諸本並誤今流俗本皆然矣又李善閒居賦注引亦誤

我獨魄兮其未兆　魄河上公作泊王弼作廓今世所傳河上本乃作怕弼本作泊案
說文解字怕無爲也是作怕亦通古無廓字

若嬰兒之未咳　河上公王弼若作如咳河上公作孩說文解字咳篆文孩古文字同

儡儡兮其不足以無所歸　河上公作乘乘兮若無所歸王弼作儽儽兮若無所歸陸
希聲作儽儽兮若不足似無所歸說文解字儡相敗也讀若雷儽垂貌一曰嬾解乘
覆也三義皆相近其聲則猶乃之讀爲仍徵之讀爲止矣

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　河上公王弼我獨若遺上並有而字

沌沌兮　王弼同河上公作純蘇靈芝書亦作純作純爲是陸德明曰本又作忳沌忳
並非也

俗人皆昭昭　河上公作衆人昭昭王弼無皆字陸德明曰昭一本作照

我獨若昏　王弼作我獨昏昏

俗人皆詧詧　河上公作衆人察察王弼無皆字

我獨若閔閔　河上公王弼作我獨悶悶

淡兮其若海　河上公作忽兮若海嚴遵作忽兮若晦王弼淡作澹蘇靈芝書作忽若
晦釋名云海晦也是義同莊子淵淵乎其若海卽用此文

飄兮似無所止　飄河上公作漂王弼作飂陸德明曰梁簡文作飄河上作淵兮案陸

與今所傳河上本不同似河上公作若王弼無所字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啚　河上公王弼我上有而字且作似啚作鄙案啚古鄙字同
我獨欲異於人而貴食母　河上公王弼無欲字明皇作而貴求食於母陳象古邵若
愚同馬端臨文獻通攷稱晁氏云明皇本作兒貴求食於母今檢之則未確也
右弟二十章一百三十七言
河上公以此爲異俗章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爲物惟芒惟芴　芒河上公作恍王弼作怳芴河上公作忽
王弼作惚其是非與前同
芴兮芒兮其中有象芒兮芴兮其中有物　此二句諸本並同惟河上公作怳兮忽兮
其中有物忽兮怳兮其中有象到者非也顧歡作忽怳中有象怳忽中有物明皇作
忽兮怳中有象怳兮忽中有物時雍則有物有象下並有焉
幽兮冥兮其中有精　河上公王弼幽作窈顧歡作窈冥中有精明皇作窈兮冥中有
精李善沈約鍾山詩注引作窈兮冥其中有精
其精甚眞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閱衆甫　河上公王弼並作自古及今

吾奚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奚河上公王弼作何然王弼作狀李約無哉字陸德明
曰河上一本直云吾何狀也陸所見河上本與今異
右弟二十一章七十一言
河上公以此爲虛心章
曲則全枉則正　正河上公王弼作直
窪則盈　王弼同河上公作宎顧歡作洿說文解字曰窪宎也宎汚衺下也洿濁水不
流也一曰窳下也三字義並相近
敝則新　王弼作蔽河上公作獘
少則得多則惑聖人褱一以爲天下式　河上公王弼作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王弼同河上作夫惟不矜故天下莫與之爭攷淮南子引亦作夫惟不爭恐今河上
本非也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也哉誠全而歸之　諸本皆無也字
右弟二十二章七十八言

稀言自然　河上公以此爲益謙章

故飄風不崇朝驟雨不崇日　河上公王弼並作希

孰爲此者天地也　河上公王弼崇並作終

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從事於得者得者同於得從　河上公王弼並無也字

事於失者失者同於失　諸本得並作德古字得德通史記項羽本紀吾爲若德漢書

作公得是已河上公王弼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上俱無從事句陸德明音義有

道者於道四字云河上於道者絕句疑古河上本并無同字又淮南王引作從事於

道者同於道義較明絕矣

於道者道亦得之於得者得亦得之　河上公王弼句上並有同字得之上並有樂字

於失者失亦得之　河上公作同於失者失亦樂失之王弼作樂得之

信不足焉有不信　河上公王弼有不信下有焉字

右弟二十三章九十二言

河上公以此爲虛無章

企者不立　河上公作跂

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河上公王弼無也字

在道河上公作於道

右弟二十四章四十八言

河上公以此爲苦恩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宗兮寞兮獨立而不改　寞河上作寥鍾會作飂說文解字無寥

寞字寥應作廫寞應作募陸德明宋本亦作寂寂亦俗字王弼無而字

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故彊字之曰道　河上公王弼作字之曰道

彊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　返王弼作反

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河上公王弼句上有故字

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尊　河上公王弼句下無尊字有焉字處並作居河上公無

而字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李約讀人法地地爲句法天天爲句法道道爲句

右弟二十五章八十七言

河上公以此爲象元章

重爲輕根靖爲躁君　靖諸本皆作靜古字無躁應作趮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其輜重　君子河上公王弼作聖人亦並無其字

雖有榮觀宴處超然　王弼同河上公宴作燕易州開元石刻同河上

如之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如之何河上公王弼並作奈何

輕則失本躁則失君　王弼同河上公作輕則失臣

右弟二十六章四十九言

河上公以此爲重德章

善行者無徹迹　王弼無者字下四句並同徹河上公本作轍梁武帝曰應車邊今作彳邊者古字少也案古無轍字莊子天地篇所稱車軼亦即轍也是借字實應用徹耳

善言者無瑕讁　開元石刻讁作謫俗

善數者無籌策　河上公作善計者不用籌策王弼作善數不用籌策陸希聲呂惠卿籌策皆作籌算陳象古作善計無籌算

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　鍵王弼作楗說文解字楗限門也是應用楗不得以車轄之鍵當之開元石刻作揵非

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　兩而不可陳象古作故不可淮南子開解下並有也字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人無棄人　河上公王弼作故無棄人

常善救物故物無棄物是謂襲明　河上公王弼作故無棄物淮南子同奕

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　陸希聲無兩者字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此謂要妙　知本或作智此河上公王弼並作是

右弟二十七章九十七言

河上公以此爲巧用章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　陸德明曰谿或作溪

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　樸本亦作朴玉篇引作璞非

聖人用之則爲官長大制無割　河上公王弼作故大制不割淮南子亦作無

右弟二十八章八十五言

河上公以此爲反樸章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吾見其不得已　王弼同河上公無者字

夫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河上公王弼無夫字

凡物或行或隨或嘘或吹　嘘河上公作呴王弼作歔說文解字無呴字云嘘吹也吹嘘也又云歔欷也欨吹也疑呴應作欨古字歔嘘應同

或彊或剉　剉河上公王弼作羸

或培或墮　培河上公作載王弼作挫說文解字云剉折傷也挫摧也義相近疑弼本誤墮俗作隳非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右弟二十九章六十言

河上公以此爲無爲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彊天下　佐應作左王眞作不以兵強於天下

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矣　諸本皆無故矣二字王弼作善有果而已陸希聲有故無矣

不敢以取彊焉　諸本皆無焉字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不驕果而不得已　驕陸希聲作憍

是果而勿彊　諸本無是字

物壯則老是謂非道非道早已　兩非字河上公王弼作不

右弟三十章七十九言

河上公以此爲儉武章

夫美兵者不祥之器　河上公王弼美並作佳河上云佳飾也案廣雅佳勞也較河上爲著陳象古無者字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河上公王弼無是以二字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以恬憺爲上　簡文作恬憺河上公王弼並作恬澹亦並無以字陸德明曰恬本或作栝憺亦作淡河上本作恢說文解字曰

恬安也從心甜省聲憺安也从心詹聲惔憂也从心炎聲詩曰憂心如惔據之則作惔者非又梁武音恬爲膾是㒓恬字從木昏聲者也又音恢爲苦回切恢惔形同而誤蘇靈芝書憺爲淡

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　諸本無此二句只作勝而不美四字

樂之者是樂殺人也　諸本作而美之者是樂殺人

夫樂人殺人者　諸本無弟一人字

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　諸本句上有則字

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　河上公王弼無是以二字處並作居

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　河上公王弼無居上勢則四字勢應作埶

殺人衆多　河上公王弼作殺人之衆

則以悲哀泣之　諸本無則字

戰勝者則以喪禮處之　諸本無者則二字

右弟三十一章一百三十三言

河上以此爲偃武章王應麟困學紀問曰晁景迂云王弼注老子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至於戰勝以喪禮處之非老子之言不知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獨得諸河上公而古本無有也傅奕能辨之沅案今所傳王弼本獨此章無注故晁云爾然弼未嘗明指其非是也深寧爲宋好古之士亦惑于異說耶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　王弼下有也字河上公作天下不敢臣

王侯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梁武帝亦作王侯河上公王弼等並作侯王守下有之字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焉　諸本無焉字永樂大典王弼本民作人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　河上公作天亦將知止

知止所以不殆　河上公止亦作之

譬之在天下　河上公王弼作譬下有道字

猶川谷之與江海也　諸本無也字

右弟三十二章七十一言

河上公以此爲聖德章

知人者智也自知者明也勝人者有力也自勝者彊也知足者富也彊行者有志也不失其所者久也死而不忘者壽也　河上公王弼句無也字

右弟三十三章四十六言

河上公以此爲辨德章

大道汎汎兮　河上公王弼並作大道氾兮陸德明曰本或作汎張周並同案作氾爲是

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　以河上公王弼並作而

功成而不居　河上公作功成而不名有今王弼本同河上永樂大典弼本則同奕衣被萬物而不爲主　衣被河上公作愛養王弼作衣養案衣愛聲相同

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　河上公王弼無故矣二字

萬物歸之而不知主　河上公王弼之作焉知作爲

可名於大矣　王弼作可名爲大

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　河上公作是以聖人終不爲大也王弼無此句

以其終不自大　王弼自下有爲字河上公無此句

故能成其大

右弟三十四章七十三言

河上公以此爲任成章

執大象者天下往　河上公王弼無者字往王也

往而不害安平泰　河上公王弼本亦作太同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言淡兮其無味　言河上公王弼並作口兮作乎

視之不足見聽之不可聞用之不可旣　下兩不可王弼並作不足河上公惟用之句亦作不可

右弟三十五章四十四言

河上公以此爲仁德章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　河上公作噏王弼作偷梁簡文作歙韓非子與奕同陸德明曰本又作給案古無噏偷二字說文解字云歙縮鼻也歙有縮義故與張爲對顧歡因之亦得閉塞之義矣翕古文字少通用

將欲弱之必固彊之　欲河上公本或作使非

將欲廢之必固與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之勝剛弱之勝彊　河上公王弼作柔弱勝剛彊

魚不可倪於淵　河上公王弼並作脫古無倪字作脫者是莊子說苑作脫

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韓非子亦作邦河上公王弼並作國莊子作國說苑作國之利器不可以借人後漢書翟酺傳作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右弟三十六章五十九言

河上公以此爲微明章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王侯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河上公王弼並作侯王守下並有之字

化而欲作吾將鎭之以無名之樸　樸本作朴同

無名之樸夫亦將不欲　諸本無夫字王弼本無此無名四字不作無簡文作不

不欲以靖　諸本並作靜

天下將自正　諸本正皆作定

右弟三十七章四十九言

河上公以此爲爲政章

老子道經攷異卷上

老子德經攷異卷下

唐太史令傅奕定本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不爲　河上公王弼作無以爲韓非子與奕同葉夢得不作非

下德爲之而無以爲　無河上公王弼作有案應作有或奕本傳刻誤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下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仍王弼作扔案說文解字仍因也扔亦因也夏時有扔氏是此字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韓非子四而後下並有失字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諸本無也字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　王弼無也字韓非子始亦作首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　王符潛夫論作不居其薄與王弼本同

處其實不處其華故去彼取此　兩處河上公並作居王弼上處作處下處作居朱穆崇厚論引上二句作處下二句作居

右第三十八章一百三十一言

河上公以此爲論德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　王侯諸本皆作侯王河上公無一也二字陸希聲亦有貞或作正彭耜曰諸本貞作正避廟諱程大昌作得一爲天下正無以字

天無以淸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王侯無以爲貞而貴高將恐蹷　竭河上公王弼竝作歇案應作渴河上公王弼作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蹷陸希聲與奕同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　河上公貴下高下竝有必字文選耤田賦注同

是以王侯自謂孤寡不穀　諸本皆作侯王自謂下河上公有曰字穀作轂不轂之義自古皆作穀善唯河上此注與高誘淮南王書注作牙轂耳案其義是也

是其以賤爲本也非歟　河上公作此其以賤爲本耶非乎王弼作此非以賤爲本耶非乎

故致數譽無譽　河上公譽作車王弼作輿案淮南子同弼陸德明以爲弼本亦作譽

谷神子指歸本又作造輿于無輿

不欲碌碌若玉落落若石　河上公作琭琭如玉落落如石王弼落又作珞案古無碌琭珞三字硌應作落廣韻以公等錄錄爲娽娽說文解字云娽隨從也廣韻是應用之歟

右第三十九章一百三十九言

河上公以此爲法本章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河上公王弼顧歡竝作天下

萬物陸希聲同奕

右第四十章二十一言

河上公以此爲去用章

上士聞道而勤行之　河上公王弼勤而行之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而大笑之　河上公王弼無而字

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曰　河上公王弼無曰字

明道若昧夷道若纇進道若退　河上公王弼進道句在夷道句之上薛致元與奕同

纇河上公作類王弼明皇並作纇
上德若谷大白若⿰黑辱廣德若不足　⿰黑辱河上公王弼並作辱作⿰黑辱者所謂以白造緇是
矣說文解字無⿰黑辱字
建德若媮　河上公王弼作偷說文解字無偷字
質直若輸　河上公王弼作渝古字通如春秋渝平爲輸平是
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言稀聲　稀本多作希同
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右弟四十一章九十七言
河上公以此爲同異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襃陽　襃諸本作抱非淮南子作背陰
而襃陽
沖氣以爲和人之所患惟孤寡不穀而王侯以自稱也　河上公王弼並作王公以爲
稱無也字穀河上公作轂
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以教我亦我之所以教人　河上公王弼作人
之所教我亦教之明皇作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
彊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學父　學河上公王弼作教
右弟四十二章七十九言
河上公以此爲道化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彭耜曰葉夢得無騁字達眞子堅作剛案淮南子
無上之字
出於無有入於無間　河上公作無出於二字王弼並無下於字淮南子原道訓一
引與奕同道應訓一引與河上公同
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　河上公王弼無也字淮南子有
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稀及之矣　稀或作希諸本無矣字
右弟四十三章四十四言
河上公以此爲偏用章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
止不殆可以長久　河上公無是故二字王弼亦有

右弟四十四章三十九言

河上公以此爲立戒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　敝河上公王弼作弊

大滿若盅其用不窮　河上公王弼作大盈若沖李善魏都賦注作大滿若沖

大直若詘　河上公王弼作屈

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趮勝寒靖勝熱　靖諸本作靜同

知清靖以爲天下正　河上公無知字王弼並無以字李約薛致元同王弼谷神子指歸本作能清能靖爲天下正

右弟四十五章四十二言

河上公以此爲洪德章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播　河上公王弼播作糞御覽引文子曰卻走馬以糞車軌不接于遠方之外是謂坐馳陸沉彭耜曰朱文公本糞下有車字謂以走馬卻糞車也頃在江西見有所謂糞車者方曉此案韓非淮南引並作糞張衡東京賦引亦有車字糞播古字通用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　王弼無罪莫大句

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憯於欲得　河上公王弼憯字亦作大韓非作咎莫憯於欲利李約憯作甚說文解字憯痛也古音甚憯同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本或無矣字

右弟四十六章四十五言

河上公以此爲儉欲章

不出戶可以知天下　河上公王弼無可以二字陸希聲作不出戶而知天下韓非子作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

不窺牖可以知天道　河上公王弼亦無可以二字知並作見陸希聲作不窺牖而見天道案韓非子作不闚於牖可以知天道說文解字曰窺小視也闚閃也窺頭門中也方言凡相竊視南楚謂之闚沅以爲穴中竊視曰窺門中竊視曰闚應用闚字老子楚人用楚語矣韓非是

其出镾遠其知镾尟　韓非淮南镾遠下有者字镾本皆作彌應用镾尟古鮮少字諸本皆作少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知本或作至

右弟四十七章四十言

河上公以此爲鑒遠章

爲學者日益爲道者日損　河上公王弼無者字

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　河上公王弼又損下無之字郃若愚谷神子無以字

無爲則無不爲　則河上公王弼並作而

將欲取天下者常以無事　河上公王弼無將欲者三字

及其有事又不足以取天下矣　河上公王弼無又矣二字足河上公作可

右弟四十八章四十八言

河上公以此爲忘知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矣　得河上公王弼

作德並無矣字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矣　得河上公王弼亦作德亦並無矣字

聖人之在天下　河上公王弼無之字

歙歙焉　河上公作怵怵王弼作歙歙並無焉字蘇靈芝書明皇注本作惵惵陸德明

曰一本作惵惵河上本作淡淡簡文云河上本作怵怵案今河上公作怵是與簡文

所見之本同古無惵字作怵是歙怵義聲相近

爲天下渾渾焉　河上公王弼作爲天下渾其心

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咳之　聚珍板王弼本無百姓句據陸德明釋文應有諸本

皆有咳河上公作孩同

右弟四十九章六十八言

河上公以此爲任德章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而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亦十有三

河上公王弼作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谷神子作而民生動之死地十有三案

韓非子與奕同

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也　王弼本無也字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

其刃夫何故也以其無死地焉　夫何故下河上公王弼無也字無死地下亦無焉字

谷神子作以無死地
右弟五十章八十七言
河上公以此爲貴生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
而常自然　爵河上公王弼作命明皇陸希聲同奕
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　河上公作成之孰之王弼同奕說文解字毒厚
也釋名亭停也據之是亭成毒孰聲義皆相近
蓋之覆之　蓋河上公王弼作養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元德
右弟五十一章七十二言
河上公以此爲養德章
天下有始可以爲天下母　諸本無可字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河上公得作知以作復王弼同奕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陸德明曰河上兌作銳

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　兩曰河上公本或作日淮南子作曰
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襲河上公王弼作習常葉夢得作裳案常裳
古一字耳
右弟五十二章七十三言
河上公以此爲歸元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徑開元石刻作俓非是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夸盜夸非道也哉
夸河上公作誇王弼同奕韓非子財貨作資貨盜夸作盜竽古從于字皆訓大故爾
雅訏宇大也又詩君子攸芋毛傳芋大也說文解字大葉實根駭人謂之芋隸文艸
竹不分疑韓非竽應作芋矣夸誇字亦通
右弟五十三章五十四言
河上公以此爲益證章
善建者不拔善袌者不脫　韓非子無二者字袌俗作抱非
子孫祭祀不輟　韓非子作以其祭祀世世不輟王弼子孫下有以字時雍同弼

修之身其德乃眞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邦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
德乃溥　河上公王弼五修之下並有於字韓非淮南同奕又明皇陸希聲本皆
同乃餘韓非作有餘邦本或作國漢人辟高帝諱改也溥河上公王弼諸本並作
普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　程大昌無故字邦亦或
作國
吾奚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哉韓非作也河上公王弼奚作何王弼并無之字
右弟五十四章八十六言
河上公以此作修觀章
含德之厚者比之於赤子也　河上公王弼無者之也三字
蜂蠆不螫　河上公作毒蟲不螫王弼作蜂蠆虺蛇不螫依字蠆應作蠆蜂應作螽漢
書蝮蠚手則斬手蠚足則斬足卽螫之謂也說文解文蠚作蓋云螫也知兩字聲義
同矣
猛獸不據攫鳥不摶　谷神子本二句到轉攫開元易州石刻作玃非

骨弱筋柔而握固　握葉夢得作揑非說文解字有搱無揑
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　朘河上公作峻王弼作全徐鉉本說文解字朘字
新附而陸德明音義引之有子和切之言似唐本有而宋本無之未定何是陸希聲
無也字
終日號而嗌不歎　河上公王弼作終日號而不嗄本亦作終日號而嗌不嗄彭耜曰
古本無嗌字嗌不嗄莊子之文後人溷于老子所不取案此及谷神子李約皆有嗌
字卽耜所云相沿之誤也嗄本又作啞陸德明曰當作噫玉篇引作終日號而不嚘
嚘從口從憂說文解字有嚘字云語未定貌揚雄太元經柔兒於號三日不嚘玉篇
是歎嚘之異字嗄與嚘形近或者誤嚘爲嗄又轉嗄爲啞耳又或與優通漢書東方
朔傳伊優亞者辭未定亦卽是嚘此字後人多亂惟奕本爲近焉
和之至也　本或無也字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盆生曰祥心使氣則彊　盆生曰祥心使氣則彊曰則二字河上
公作日案淮南子並作曰彊或作強
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右弟五十五章八十三言

河上公以此作元符章

知者不言也言者不知也　河上公王弼無二也字

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　紛王弼作分谷神子作忿

和其光同其塵是謂元同不可得而親　不可上河上公王弼有故字

亦不可得而疏　王弼無亦字下二句同

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　王弼害作劌蘇靈芝書作穢說文解字劌利傷也無穢字

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右弟五十六章七十言

河上公以此爲元德章

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政河上公王弼作正古二字通用

吾奚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　奚河上公王弼作何並無天下二字王眞無哉字

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諸本無夫字

多利器國家滋昏　河上公王弼上並有民字

民多知慧而衺事滋起　河上公王弼作人多伎巧奇物滋起司馬光伎作利

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河上公本令或作物史記及諸本並作令

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靖而天下自正　靖諸本作靜天下諸本亦作民莊子作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

我無事而民自富　明皇王眞句在我好靖句之上

我無欲而民自樸　明道藏河上公本下又有我無情而民自淸句攷諸本皆無之

右弟五十七章九十二言

河上公以此爲淳風章

其政閔閔　河上公王弼作悶悶

其民偆偆　河上公作醇醇王弼作淳淳淮南子同河上高誘曰本作純純說文解字偆富也

其政詧詧其民缺缺　詧河上公王弼作察同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明皇陸希聲無兩之字

孰知其極其無正衺　衺陸希聲作邪河上公無此字

正復爲奇善復爲祅　河上公祅作訞王弼作妖案妖應作𡝩古無訞字

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　韓非子固下又有以字河上公王弼無也矣二字陸希聲作

民迷其日固以久矣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　劌河上公作害

直而不肆光而不燿　王弼燿作耀李約本作方而不割直而不肆光而不燿廉而不

劌劌本或作穢非燿俗作耀

右弟五十八章七十三言

河上公以此爲順化章

治人事天莫若嗇　人陸希聲作民若王弼作如

夫惟嗇是以早服　以諸本皆作謂韓非同奕

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韓非

作則可以有國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　柢河上公作蔕韓非作深其根固其柢無是謂

二字蘇靈芝書亦爲蔕

長生久視之道　韓非下有也字

右弟五十九章六十四言

河上公以此爲守道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　大國下韓非有者字烹應作亨開元石刻作享

以道涖天下者　河上公王弼無者字韓非有古涖字作𨽻亦通用位俗作涖及莅並

非也

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

交歸焉　韓非子作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人也聖人亦不傷民兩不相傷則德

交歸焉谷神子亦無故字

右弟六十章四十九言

河上公以此爲居位章

大國者天下之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靖勝牡以其靖故爲下也　河上公

王弼作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牡以靜爲下　明皇陸希聲

陳象古較河上弼中多天下之交四字陳象古讀牝常以靜勝斷句牡以靜爲下斷句道德書唐以後惟奕本多古字古文此或未然歟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於小國　河上公王弼無於字下同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於大國　此取河上公一本或作聚

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王弼句上有故字河上公一本亦作或下以聚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河上公王弼兩者上有夫字王弼無故字

右弟六十一章八十九言

河上公以此爲謙德章

道者萬物之奧也　河上公王弼無也字

善人之所寶　河上公王弼無所字

不善人之所保　谷神子作不善人之所不保

美言可以於市　河上公王弼無於字淮南子作美言可以市尊

尊言可以加於人　河上公王弼作尊行可以加人淮南子作美行可以加人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下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進此道也　河上公王弼進上有坐字無也字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　河上公王弼無以字也字

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　曰河上公作日王弼作不曰以求得

右弟六十二章八十五言

河上公以此爲爲道章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乎於其易爲大乎於其細　本皆無二乎字

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　河上公王弼皆無二之字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者必寡信多易者必多難　王弼本無二者字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矣　河上公無矣字

右弟六十三章八十五言

河上公以此爲恩始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判　判河上公作破王弼作泮陸德明曰脆河上作䐑

說文解字云䐑耎易破也肥小耎易斷也是䐑肥同義古無脆字當爲肥泮判字

通

其微易散　李約上有故字

爲之乎其未有治之乎其未亂　河上公王弼乎皆作於無其字

合裒之木生於豪末　流俗本豪作毫非是裒或作抱亦非

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

無執故無失　河上公無是以二字

民之從事常於其幾成而敗之　河上公王弼無其字

愼終如始則無敗事矣　河上公王弼無矣字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以復衆人之所過　復上河上公王弼無以

字韓非亦無以不欲下有而字復下有歸字所過下有也字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　本無也字

右弟六十四章一百三十一言

河上公以此爲守微章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多知也　河上公王弼並作智多

無也字

故以知治國國之賊也　王弼無也字河上公并無故字

不以知治國國之福也　河上公王弼無也字

常知此兩者亦稽式也　王弼無常也二字河上公作楷式王弼曰稽同也與鄭元注

尚書稽古之義合

能知稽式是謂元德　河上公王弼能作常

元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復至於大順　河上公王弼作然後乃至大順

右弟六十五章七十四言

河上公以此爲淳德章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　諸本無也字

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其以言下之　河上公無其字王弼并無聖人二

字明皇同奕

欲先民必以其身後之　河上公王弼無其字明皇同奕
是以聖人處之上而民弗重處之前而民不害也　河上公作處民上而不重處民前而不害王弼作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明皇同弼民作人本皆無也字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猒　猒蘇靈芝書同本皆作厭
不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河上公王弼無上不字

右弟六十六章八十五言

河上公以此爲後己章

天下皆謂吾大似不肖　王弼作我道大似不肖谷神子無皆字
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河上公一本無也字
吾有三寶持而寶之　河上公王弼作持而保之陸希聲作保而持之韓非子同奕
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王弼無夫字韓非作故能爲成事長
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　王弼無其字捨作舍開元石刻作捨案應作捨

是謂入死門　河上公王弼作死矣
夫慈以陳則正　河上公王弼作慈以戰則勝韓非作慈於戰則勝依義當作陳字
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衞之　道藏河上公本作天將救之以善以慈衞之然他本並無以善二字

右弟六十七章一百五言

河上公以此爲三寶章

古之善爲士者不武也　河上公王弼無古之也三字明皇只無也字
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　河上公作不與爭王弼作不與無爭字明皇同奕
善用人者爲之下　河上公無之字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河上公王弼無也字

右弟六十八章四十七言

河上公以此爲配天章

用兵者有言曰　河上公王弼無曰字
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執無兵仍無敵　仍王弼

作扔河上公王弼執無兵句並在仍無敵之下陸希聲同奕
禍莫大於無敵　無河上公王弼作輕下同
無敵則幾亡吾寶　河上公王弼無則字亡作喪
故抗兵相若　若河上公王弼作加
則哀者勝矣　河上公作則哀勝也王弼同奕無則字
右第六十九章五十七言
河上公以此為元用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人莫之能知莫之能行　河上公王弼作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言有宗事有主　主河上公王弼作君淮南亦作君
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也　河上公王弼無也字淮南有
知我者稀則我貴矣　河上公王弼作則我者貴
是以聖人被褐而懷玉　河上公王弼無而字
右第七十章五十一言
河上公以此為知難章

知不知尚矣　河上公王弼尚作上無矣字
不知知病矣　河上公王弼無矣字
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之不病以其病病　河上公王弼無之字韓非作聖人之不
病也以其病病
是以不吾病　河上公王弼作是以不病韓非作是以無病也
右第七十一章三十二言
河上公以此為知病章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　河上公無則字王弼無矣字
無狎其所居　狎河上公作狹居司馬光作安說文解字無狹字
無猒其所生　猒本皆作厭下同
夫惟無猒是以無猒　兩無河上公王弼作不
是以聖人自知而不自見自愛而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河上公王弼無兩而字
右第七十二章四十八言
河上公以此為愛己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名而自來默然而善謀　默河上公作墠王弼作繟陸德明曰梁武王尚鍾會孫登張嗣本有此坦案二字聲同故通用此字惟奕本作默耳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不河上公作勿王弼同奕

右弟七十三章六十四言

河上公以此爲任爲章

民常不畏死　河上公王弼無常字

如之何其以死懼之　河上公王弼作奈何以死懼之

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而殺之　得下河上公有執字

孰敢也　河上公王弼無也字谷神子作夫孰敢矣

常有司殺者殺而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稀有不自傷其手矣　河上公作常有司殺者夫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王弼作常有司殺者夫司殺者是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明皇作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陳象古作常有司殺者殺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不傷其手矣本皆異唯陸希聲同奕道德書河上公多與王弼同奕多與希聲同也案淮南子作夫代大匠斲者希不傷其手亦略與諸本異

右弟七十四章六十一言

河上公以此爲制惑章

民之飢者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飢　飢河上公王弼諸本皆作饑案古饑饉字作饑飢餓字作飢此應作飢諸本亦無者也二字

民之難治者以其上之有爲也是以難治　諸本亦無者也二字

民之輕死者以其上求生生之厚也是以輕死　諸本亦無者也二字無弟二生字

夫惟無以生爲貴者是賢於貴生也　河上公王弼無弟一貴字無也字淮南子作是賢於貴生焉

右弟七十五章六十三言

河上公以此爲貪損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彊　彊或作強谷神子無二也下並同

艸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艸木上河上公王弼有萬物二字
故堅彊者死之徒也柔弱者生之徒也 河上公王弼無也字
是以兵彊者則不勝 河上公王弼無者字
木彊則兵 道藏中奕本兵字誤共案今河上公本亦誤共皆非也王弼本作兵
列子云老聃曰兵彊則滅木彊則折卽用此文
故堅彊處下柔弱處上 王弼作強大處下
右弟七十六章五十九言
河上公以此爲戒彊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者歟 王弼無者字河上公歟作乎郤若愚猶作由
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 補河上公作與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 明皇無而字
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惟道者乎 河
上公作能以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王弼作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明皇
作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陸希聲作孰能以有餘而奉於天下其惟有道

者乎李道純曰中加不足二字者非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 居河上公王弼作處明皇無弟二而字
其不欲見賢耶 河上公王弼無耶字
右弟七十七章八十七言
河上公以此爲天道章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彊者莫之能先 河上公作天下柔弱莫過於水先作勝宋
徽宗同奕
以其無以易之也 河上公王弼無也字宋徽宗同奕
柔之勝剛弱之勝彊 河上公上有故字王弼二句到轉淮南子兩句下並有也字
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 河上公王弼作莫不知莫能行淮南子同奕
故聖人之言云 河上公作故聖人云王弼作是以聖人云
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之主受國之不祥是爲天下之王 河上公王弼作社稷王天下
王無此二之字是爲之爲河上公亦作謂淮南子兩受字上並有能字
正言若反也 諸本無也字

右弟七十八章七十三言

河上公以此爲任信章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李約無而字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河上公王弼無故字

右弟七十九章四十一言

河上公以此爲任契章

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　河上公作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王弼并無人字陸德明曰河上伯字絕句李道純同弼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輿河上公作車民王弼作人

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陳應作敶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民王弼作人改民爲人皆唐本也

至治之極民各甘其食美其服　河上公王弼無至治之極民各六字

安其俗　河上公王弼作安其居

樂其業　河上公王弼作樂其俗

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使民至老死不相與往來　河上公王弼無使與二字

右弟八十章八十五言

河上公以此爲獨立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言不辯辯言不善　善言辯言河上公王弼作善者辯者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無積　無河上公王弼亦作不

旣以爲人己愈有旣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右弟八十一章五十七言

河上公以此爲顯質章

老子德經攷異卷下終

靈巖山館

墨子敘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撰

墨子七十一篇見漢藝文志隋以來爲十五卷目一卷見隋經籍志宋亡九篇爲六十一篇見中興館閣書目實六十三篇後又亡十篇爲五十三篇卽今本也本存道藏中缺宋諱字知卽宋本又三卷一本卽親士至尚同十三篇宋王應麟陳振孫等僅見此本有樂臺注見鄭樵通志藝文略今亡案通典言兵有守拒法而不引墨子備城門諸篇玉海云後漢書注引墨子備突篇詩正義引墨子備衝篇似亦未見全書疑其失墜久也今
上開四庫館求天下遺書有兩江總督採進本謹案亦與此本同自此本以外有明刻本其字少見皆以意改無經上下及備城門等篇蓋無足觀墨書傳述甚少得毋以孟子之言轉多古言古字先是仁和盧學士文弨陽湖孫明經星衍互校此書略有端緒沅始集其成因徧覽唐宋類書古今傳注所引正其譌謬又以知聞疏通其惑自乾隆壬寅八月至癸卯十月踰一歲而書成世之譏墨子以其節葬非儒說墨者既以節葬爲夏法特非周制儒者弗用之非儒則由墨氏弟子尊其師之過其稱孔子諱及諸毀

詞是非翟之言也案他篇亦稱孔子亦稱仲尼又以爲孔子言亦當而不可易是翟未嘗非孔孔子之言多見論語家語及他緯書傳注亦無斥墨詞至孟子始云能言距揚墨者聖人之徒又云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葢必當時爲墨學者流爲橫議或類非儒篇所說孟子始嫉之故韓非子顯學云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眞孔墨韓愈云辯生于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其知此也今惟親士脩身及經上經下疑翟自著餘篇稱子墨子耕柱篇并稱子禽子則是門人小子記錄所聞以是古書不可忽也且其魯問篇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尙賢尙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憙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是亦通達經權不可訾議又其備城門諸篇皆古兵家言有寔用焉書稱中山諸國亡於燕代胡貊之閒攻中山之滅在趙惠文王四年當周赧王二十年則翟實六國時人至周末猶存故史記云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班固亦云在孔子後司馬貞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後李善引抱朴子亦云孔子時人或云在其後今按其人在七十子後若史記鄒陽傳鄒陽曰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司馬貞云漢書作

子冉不知子冉是何人文穎曰子冉子罕也荀卿傳云墨翟孔子時人或云在孔子後又襄公二十九年左傳宋饑子罕請出粟時孔子適八歲則墨翟與子罕不得相輩或以子冉爲是不知如何也又文選亦作子冉注云文子曰子罕也冉音任善曰未詳沅亦不能定其時事又司馬遷班固以爲翟宋大夫葛洪以爲宋人者以公輸篇有爲宋守之事高誘注呂氏春秋以爲魯人則是楚魯陽漢南陽縣在魯山之陽本書多有魯陽文君問荅又亟稱楚四竟非魯衛之魯不可不察也先秦之書字少假借後乃偏旁相益若本書源流之字作原一又作源金以溢爲名之字作益一又作鎰四竟之字作竟一又作境皆傳寫者亂之非舊文乃若賊敖百姓之爲殺字古文遂而不反合于遂亡之訓關叔之卽管叔實足以証聲音文字訓詁之學好古者幸存其舊云如其疏略以俟敏求君子乾隆四十八年歲在昭陽單閼涂月敘於西安節署之環香閣

墨子篇目考

漢書藝文志

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

隋書經籍志

墨子十五卷目一卷宋大夫墨翟撰

馬總意林

墨子十六卷案墨子名翟高誘曰魯人一曰宋人爲宋大夫善守禦務儉嗇所著書漢志七十一篇隋唐志十五卷目一卷宋志十五卷楊倞荀子注云二十五篇宋潛溪曰二卷親士至經說十三篇明堂策檻刊本十五卷七十一篇與舊志合闕節用下節葬上中明鬼上中非樂中下非儒上共八篇葢揚据篇名摠計之宋則未見全書也明刻文多重複似亦非古本但次弟正與此同

君子自難而易彼彼字補同下衆人自易而難彼親士篇

靈龜先灼神蛇先暴先原作近

君子雖有學行爲本焉戰雖有陳勇爲本焉喪雖有禮哀爲本焉脩身篇

墨子見染絲而嘆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舜染許由桀染干辛干舊作于說苑作干辛原有推哆韓非子曰桀有侯哆紂染崇侯也所染篇

聖人爲舟車完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辭過篇
子自愛不愛父欲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欲虧兄而自利非兼愛也句非原文盜愛其
室不愛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亦非舊訛能兼愛兼愛上篇
節葬之法三領之衣原作衣三領足以朽肉節葬篇作蔽形三寸之棺原作棺三寸足以朽骸深則通於
泉原作掘穴深不通於泉流不發洩則止節葬篇亦云下無及泉上無通臭節用中篇
諸侯不得恣己爲政有三公政之政之之政原作正下同三公不得恣己爲政有天子政之天子
不得恣己爲政有天舊有下字政之天志下篇案此文兩見皆作有天政之
斷指以存腕原作取下云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非取害也取利也以免於身者利原作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言雖受傷而身得免卽謂之利大取篇
君子如鐘扣則鳴不扣則不鳴美原作義女處不出則爭求之行而自衒人莫之娶公孟篇
墨子勸弟子學曰汝速學君原作吾當仕汝弟子學朞年就墨子責仕二字補責求也墨子曰汝
聞魯人原作語乎有昆弟五人父死其長子嗜酒不肎預葬其四弟曰兄若送葬我當爲
兄沽酒此下與原文小異葬訖就四弟求酒四弟曰子葬父豈獨吾父也吾恐人笑欺以酒耳
今不學人自笑子故勸子也遂不復求仕墨子謂門人曰汝何不學對曰吾族無學者

墨子曰不然豈謂欲好美而曰吾族無此辭不欲耶欲富貴而曰吾族無此辭不用耶
强自力矣
甘瓜苦蔕天下物無全美二句原書闕見埤雅引下二條亦原書所無
古之學者得一善言附於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務以說人言過而行不及書鈔引新序齊王問墨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何如對曰古之學者云云說人則爲墨子之言甚明
君子服美則益敬小人服美則益驕案史記墨翟或曰竝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張衡謂當子思時出仲尼後也抱朴子小司馬皆言在七十子後史鄒陽書曰宋信子罕之計囚墨翟漢書子罕作子冉意其生稍後孔子而先於孟子者歟竊謂儒與楊墨猶陰與陽而墨較近理故與楊同一塞路同經孟子辭闢而墨氏之書至今猶有傳者甚至尸佼謂孔子貴公墨子貴兼其實則一韓非子顯學篇孔墨竝尊史傳以墨附孟范書言墨孟之徒韓昌黎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是豈特秦越同舟已哉荀卿書雖不醇其禮論篇譏墨子薄葬反覆數百言大旨謂以倍叛之心事親棺槨三寸衣衾三領爲刑餘罪人之喪又謂刻死而附生所見實出孔鮒詰墨之上唐開元從祀孔庭其以此歟

唐書經籍志
墨子十五卷墨翟撰
新唐書藝文志
墨子十五卷墨翟

宋史藝文志
墨子十五卷(宋墨翟撰)
鄭樵通志藝文略
墨子十五卷(宋大夫墨翟撰墨翟與孔子同時漢志注在孔子後)又三卷(樂臺注唐志不載當考)
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
墨子十五卷
王應麟玉海
書目云墨子十五卷自親士至雜守爲六十一篇(亡九篇)一本自親士至上同凡十三篇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墨子十五卷宋墨翟撰戰國時爲宋大夫著書七十一篇以貴儉兼愛尊賢右鬼非命倘(衢本作上)同爲說云荀孟皆非之而韓愈獨謂辨生於末學非二師之道本然也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
墨子三卷宋大夫墨翟撰孟子所謂邪說詖行與楊朱同科者也韓吏部推尊孟氏而讀墨一章乃謂孔墨相爲用何哉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有十五卷六十一篇者多訛脫不相聯屬又二本止存十三篇者當是此本也方楊墨之盛獨一孟子詘言非之諄諄焉惟恐不勝今楊朱書不傳列子僅存其餘墨氏書傳於世者亦止於此孟子越百世益光明遂能上配孔氏與論語並行異端之學安能抗吾道哉
錢曾讀書敏求記
墨子十五卷潛溪諸子辨云墨子三卷戰國時宋大夫墨翟撰上卷七篇號曰經中卷下卷六篇號曰論共十三篇考之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則六十一篇已亡節用節葬明鬼非樂非儒等九篇今書則又亡多矣潛溪之言如此予藏宏治已未舊抄本卷篇之數恰與其言合又藏會稽鈕氏世學樓本共十五卷七十一篇內亡節用等九篇葢所謂館閣書目本或即此歟潛溪博覽典籍其辨訂不肎聊且命筆而止題爲三卷豈猶未見完本歟抑此書兩行于世而未及是正歟姑識此以詢藏書家
焦竑國史經籍考
墨子十五卷又三卷(樂臺注)

墨子篇目考

靈巖山館刊

墨子卷之一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校注

親士第一

衆經音義云倉頡篇曰親愛也近也說文解字云士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玉篇云傳曰通古今辯不然謂之士此與脩身篇無稱子墨子云疑翟所著也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征讀如天下桓公去國而霸諸侯越王勾踐遇吳王之醜而尚攝中國之賢君尚與上通攝合也謂合諸侯郭璞注爾雅云聶合攝同聶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猶曰安其大醜廣雅云抑安也太上無敗李善文選注云河上公注老子云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吾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言不肎苟安如好利之不知足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言自處于難即躬自厚而薄責人之義衆人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其志內不舊脫此字據上文增究其情疚究同猶云內省不疚雖襍庸民終無怨心言遺佚不怨彼有自信者也是故爲其所難者必得其所欲焉未聞爲其所欲而免其所惡者也是故偪臣傷君諂下傷上言佞人病國與偪臣同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詻詻之下禮記云言容詻詻鄭君注云教令嚴也說文云論訟也玉篇云魚格切分議者延延而支苟支苟二字疑誤者詻詻焉可以長生保國

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喑當爲瘖說文云瘖不能言也喑宋齊謂兒泣不止曰喑非此義玉篇云瘖於深切不能言喑於金於甘二切啼極無聲也則作喑亦是遠臣則唫與噤音義同史記蒯通曰吟而不言索隱云吟音戶蔭反又音琴怨結於民心諂諛在側善議障塞則國危矣桀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邪殺其身而喪天下故曰歸國寶歸讀如齊人歸女樂之歸不若獻賢而進士今有五錐此其銛史記集解云徐廣曰思廉反駰案漢書音義曰銛謂利銛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錯言磨錯之利錯者必先靡挫靡爲韻靡字麻聲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招與喬音相近竭伐爲韻靈龜近灼神蛇近暴灼暴爲韻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吳起之裂其事也謂事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也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勝其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是故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無違也故能爲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水之源也舊云非一源也据初學記江引此增二字裴引此與舊同蓺文類聚引作非一水之源北堂書抄引作非一源之水古無源字本書脩身云原濁者流不清只作原此類俗寫亂之非舊文也千鎰之裘鎰从金俗寫本書貴義云待女以千盆只作盆文選注云賈逵國語注曰一溢二十四兩漢書食貨志云黃金以溢爲名孟康曰二十兩爲溢也非一狐之白也夫惡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惡讀如烏言聖人之與士同方相合猶江河同源相得烏有不取諸此而自止者蓋非兼王之道也是

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潦潦說文云潦雨大皃然此義與明瞭同老子云水至清則無魚也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堯堯者說文云堯高也从垚在兀上高遠也白虎通云堯猶嶢嶢至高之貌乃千人之長也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萬物是故谿陝者速涸說文云涸渴也讀若狐貈之貈逝淺者速竭境埆者境埆當爲墝确磬石也見說文俗寫以土何休公羊學曰墝埆不生五穀其地不育王者淳澤不出宮中則不能流國矣

脩身第二

脩治之字从彡从肉者脩脯字經典假借多用此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爲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爲本焉士雖有學而行爲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無務豐末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舉物而闇無務博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邇來遠君子察邇而邇脩者也見不脩行句見毀句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脩矣譖慝之言玉篇云慝他得切惡也經典多此字古只作匿無入于耳批扞之聲說文云扞枝也玉篇云忓古安切又胡旦切擾也無出之口殺傷人之孩當讀如根荄無存之心雖有詆訐之民說文云詆訶也訐面相斥罪也玉篇云詆都禮切訐居謁切攻人之陰私也無所依矣故君子力事日彊願欲日逾設壯疑作飾莊日盛君子之道也貧則見廉富則見義字當爲羛說文云墨翟書義从弗則漢時本如此今書義字皆俗改也生則見愛死則見哀四行者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藏於心者無以竭愛動於身者無以竭恭出於口者無以竭馴暢之四支接之肌膚華髮隳顛隳字當爲墮而猶弗舍者其

唯聖人乎志不彊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文選注云許君注淮南子云果成也據財不能以分人者不足與友守道不篤徧物不博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游本不固者末必幾廣雅云幾微也或禾字之假音說文云禾木之曲頭不能上也雄雄猶勇而不脩者其後必惰原濁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秏舊从耒非玉篇云秏可到切減也敗也詩云秏數下土又云秏正作秏名不徒生而譽不自長功成名遂名譽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務言而緩行雖辯必不聽多力而伐功雖勞必不圖慧者心辯而不繁說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譽揚天下言無務爲多而務爲智無務爲文而務爲察故彼當爲非智無察在身而情反其路者也言非智無察則所欲反其道說文云情人之陰氣有欲者善無主於心者不留行莫辯於身者不立名不可簡而成也譽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思利尋焉尋習忘名忽焉可以爲士於天下者未嘗有也

所染第三

呂氏春秋有當染篇文略同

子墨子自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一本無此字而已則呂氏春秋無此字爲五色矣後漢書注引作五入之則爲五色太平御覽引作五入則爲五色故染不可不愼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太平御覽吳淑事類賦俱作治國亦然又節文舜染於許由伯陽高誘注呂氏春秋云伯陽蓋老子也舜時師之者也楊倞注荀子云老子姓李字伯陽號聃著書五千言案此云舜染則非聃也禹染於皐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立爲天子功名蔽天地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夏桀染於干辛呂氏春秋云夏桀染於羊辛又愼大云桀爲無道干辛任威陵轢諸侯以及兆民高誘曰干辛桀之諛臣說苑云桀用干莘班固古今人表云干辛崇侯與之爲惡則行表又作干莘同說苑推哆本書明鬼云王手禽推哆大戲下又云推哆大戲主別兕虎指畫殺人古今人表作雅侈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厲王染於厲公長父呂氏春秋厲作虢云虢榮二卿士榮夷終一本作公史記云厲王好利近榮夷公幽王染於傅公夷蔡一本作祭公穀呂氏春秋作虢公鼓祭公敦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爲天下僇此戮字假音舉天下不義辱人必稱四王者齊桓染於管仲鮑叔晉文染於舅犯高偃未詳呂氏春秋高作郄疑當爲郤晉有郤氏楚莊染於孫叔沈尹呂氏春秋作沈尹蒸又贊賢有沈尹莖楚莊王欲以爲令尹沈尹莖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聖人也又尊師云楚莊師孫叔敖沈申巫高誘曰沈縣大夫新序作沈尹竺案申尹莖巫竺皆字之誤吳闔閭染於伍員文義呂氏春秋尊師云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高誘曰文氏之儀名案彼有之字者如庾公差孟子云之斯專諸史記云設諸音之緩急越勾踐染於范蠡大夫種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大夫種文氏字子禽楚之鄒人此五君所染當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范吉射染於長柳朔王胜呂氏春秋長作張胜作生字高誘注云吉射晉范獻子鞅之子昭子也張柳朔王生二人者吉射家臣也中行寅染於籍秦高彊呂氏春秋作黃籍秦非高誘注云寅晉大夫中行穆子之子荀子也黃籍秦高彊其家臣高彊齊子尾之子奔晉爲中行氏之臣史記索隱云系本籍秦晉大夫籍游之孫籍談之子吳夫差染於王孫雄舊誤作雒太宰嚭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嚭晉伯宗之孫楚州黎之子知伯搖一本作瑤染於智國張武中山尚染於魏義偃長呂氏春秋作椻高誘注云尚魏公子牟之後魏得中山以邑之義長其二臣宋康

染於唐鞅佃不禮（呂氏春秋佃作田是禮作禋誤）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家（呂氏春秋作皆）殘亡身爲刑戮宗廟破滅絶無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苛擾者（擾擾字之誤經典通用此）必稱此六君也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也行理性於染當（性當爲生一本作在誤）故善爲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治官不能爲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意然國逾危身逾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不知要者所染不當也非獨國有染也士亦有染其友皆好仁義淳謹畏令則家日益身日安名日榮處官得其理矣（理猶治）則段干木（呂氏春秋云田子方學于子夏段干木學于子）禽子（呂氏春秋云禽滑釐學于墨子許犯學于禽滑釐此稱禽子則墨子門人小子之文矣）傅說之徒是也其友皆好矜奮創作比周則家日損身日危名日辱處官失其理矣則子西易牙豎刀之徒是也（經傳或作豎貂此作刀者貂省文舊作刀非玉篇云刀丁幺切亦姓俗作刁）詩曰必擇所堪（堪當爲媅字假音）必謹所堪者此之謂也

法儀第四

（法說文云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法今文省此借爲法度之義儀義如渾天儀之儀說文云檥榦也儀與檥音相近又說文云儀度也亦通）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雖至士之爲將相者皆有法雖至百工從事者亦皆有法百工爲方以矩爲圓以規直以繩正以縣（此縣挂正字）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爲法巧者能中之（史記索隱云倉頡篇云中得也）不巧者雖不能中放依以從事（說文云仿相似也放與仿同）猶逾已（猶勝于已）故百工從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辯也（說文云辯治也）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當皆法其父母奚若（與何如同）天下之爲父母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當皆法其學奚若天下之爲學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學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當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爲君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故父母學君三者莫可以爲治法而可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既以天爲法動作有爲必度於天天之所欲則爲之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何惡者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今天下無大小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犓羊（當云牛羊）豢犬豬（說文云犓以芻莖養牛也豢以穀圈養豕也玉篇云犓則俱切今作芻陸德明莊子音義云司馬云牛羊曰芻犬豕曰豢）絜爲酒醴粢盛（潔字正作絜說文云粢稷也粢稻餅也然則粢盛之字作齍）以敬事天此不爲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

天苟兼而有食之夫奚說以不欲人之相愛相利也故曰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曰殺不辜者得不祥焉夫奚說人為其相殺而天與禍乎是以天欲人相愛相利而不欲人相惡相賊也昔之聖王禹湯文武兼愛（舊脫此字以意增）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為天子天下諸侯皆賓事之暴王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詬天侮鬼賊其人多故天禍之使遂失其國家身死為僇於天下後世子孫毀之至今不息故為不善以得禍者桀紂幽厲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湯文武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惡人賊人以得禍者亦有矣

七患第五

子墨子曰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當為竟本書耕柱云楚四竟之田只作竟）四鄰莫救二患也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民力盡於無用財寶虛於待客三患也仕者持祿游者憂反君脩法討臣懾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為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為安彊而無守備四鄰謀之不知戒五患也所信不忠所忠不信六患也畜種菽粟（菽正為尗）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舊脫此字一本有）事之賞賜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國必無社稷（國稷為韻）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城傾為韻）七患之所當國

必有殃（當殃為韻）凡五穀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為養也故民無仰則君無養（仰養為韻）民無食則不可事（食事為韻）故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立也用不可不節也（立節為韻）五穀盡收則五味盡御於主不盡收則不盡御（主御為韻）一穀不收謂之饉二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餽（漢書食貨志云負擔餽饟師古曰餽亦饋字言須饋餉）五穀不收謂之饑（太平御覽引作飢誤此飢饑字）五穀不孰謂之大侵（八字舊脫據埶文類聚增穀梁傳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爾雅云穀不孰為饑蔬不孰為饉果不孰為荒與此異）歲饉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五分之二凶則損五分之三餽則損五分之四饑大侵（二字舊脫據埶文類聚增）則盡無祿稟食而已矣故凶饑存乎國人君徹鼎食五分之五大夫徹縣士不入學君朝之衣不革制諸侯之客四鄰之使雍食（疑一饔字說文云饔孰食也）而不盛徹驂騑（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在中曰服在邊曰騑）塗不芸（塗俗寫从土本書非攻中云涂道之脩遠只作涂芸蕓省文）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此告不足之至也今有負其子而汲者隊其子於井中（此墜正字說文云隊從高隊也井讀如阱）其母必從而道之今歲凶民饑道餓重其子（言重其子）此疚於隊其可無察邪故時年（說文云秊穀孰故曰時秊）歲善則民仁且良時年歲凶則民吝且惡夫民何常此之有（句）為者疾食者眾則歲無豐故曰財不足則反之時食不足則反之用故先民以時生財固本而用財則財足故雖上世之聖王豈能使五穀常收而

旱水不至哉然而無凍餓之民者何也其力時急而自養儉也故夏書曰禹七年水殷書曰湯五年旱管子權數云管子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與此文互異莊子秋水云湯之時八年七旱荀子王霸云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賈誼新書云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湯有十年之積故勝七年之旱淮南子王術云湯之時七年旱又異此其離凶餓甚矣離讀如羅然而民不凍餓者何也其生財密其用之節也故食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饑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無義城郭不備全不可以自守心無備慮不可以應卒是若慶忌無去之心不能輕出言慶忌雖勇猶輕出致死昔吳王患慶忌之在鄰國恐合諸侯來伐要離詐以負罪出奔戮妻子斷右手如衛求見慶忌與東之吳渡江中流順風而刺慶忌事見吳越春秋闔閭內傳夫桀無待湯之備故放紂無待武之備故殺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滅亡於百里之君者何也有富貴而不為備也故備者國之重也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寶爪守為韻此三者國之具也故曰以其極賞以賜無功虛其府庫以備車馬衣裘奇怪苦其役徒以治宮室觀樂死又厚為棺椁舊作槨俗寫多為衣裘生時治臺榭當為謝荀子王霸云臺謝甚高楊倞曰謝榭同陸德明左氏音義云榭本亦作謝知古無榭字死又脩墳墓故民苦於外府庫單於內史記云王之威亦單矣集解云徐廣曰單亦作殫索隱云按單音丹單盡也上不厭其樂下不堪其苦故國離寇敵則傷離讀如羅民見凶饑則亡此皆備不具之罪也且夫食者聖人之所寶也故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謂國備周書云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墨蓋憂敎故義略同

辭過第六

辭受之字从受經典假借用此過謂宮室衣服飲食舟車蓄私五者之過也

子墨子曰古之民太平御覽引作上古之民未知為宮室舊脫此字据太平御覽增時就陵阜而居穴而處下潤濕傷民三句太平御覽節故聖王太平御覽引作人作為宮室為宮室之法太平御覽引作制曰高足以辟潤濕辟避字假音邊太平御覽引作中非足以圉風寒劉逵注左思賦引作御太平御覽引作禦玉篇云圉禁也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宮牆之高太平御覽引作牆高二字足以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謹塵字假音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為也此下舊接是故聖王作為宮室云云今移役當云以其常役上脫三字脩其城郭則民勞而不傷以其常正收其租稅則民費而不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於厚作斂於百姓舊三十九字在作誨婦人治之下盧學士校云當在此今移是故聖王作為宮室便於生太平御覽引作以便生不以為觀樂也作為衣服帶履便於身不以為辟怪也辟僻字假音故節於身誨於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財用可得而足當今之主其為宮室則與此異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為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已上六句太平御覽節為宮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財不足以待凶饑振孤寡故國貧而民難治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也當為宮室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為衣服時衣皮藝文類聚引作衣皮毛非帶茭說文云茭乾芻冬則不輕而溫夏則不輕而凊聖

王以爲不中人之情故作誨婦人治已上舊有役脩其城郭云云四十八字今移前絲麻梱布絹梱字當爲稛說文云絭束也以爲民衣爲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中讀去聲足以爲輕且煖文選注引作煖夏則絺綌輕且已上七字舊脫据北堂書抄增凊謹此則止故聖人爲衣服適身體和肌膚北堂書抄引云以適身體以和肌膚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當是之時堅車良馬不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何則其所道之然故民衣食之財家足以待旱水凶饑者何也得其所以自養之情而不感於外也是以其民儉而易治其君用財節而易贍也呂氏春秋適音云不充則不詹高誘曰詹足也詹讀如澹然無爲之澹文選注云許君注淮南子云澹足也古無从貝字此俗寫府庫實滿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頓士民不勞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行於天下矣當今之王其爲衣服則與此異矣冬則輕煗夏則輕凊皆已具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錦繡文采靡曼衣之鑄金以爲鉤珠玉以爲珮當爲佩古無此字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以爲身服此非云益煗之情也單財勞力畢歸之於無用以此觀之其爲衣服非爲身體皆爲觀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難諫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欲國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衣服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飲食時素食而分處故聖人作誨男耕稼樹藝古只作埶說文云埶種也从坴丮持而種之以爲民食其爲食也足以增氣充虛彊體適腹而已矣

故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民富國治今則不然厚作斂於百姓以爲美食芻豢蒸炙魚鼈太平御覽引此炙作炰鼈作鱉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美食方丈舊作前方丈三字今据文選注兩引改美食方丈太平御覽作前則方丈目不能徧視手不能徧操口不能徧味冬則凍冰夏則飾饐飾若覆食之幕是也饐說文云飯傷溼也人君爲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當爲餧說文云餧飢也雖舊脫此字据太平御覽增欲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治而惡其亂當爲食飲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舟車時重任不移遠道不至故聖王作爲舟車以便民之事其爲舟車也全太平御覽引作完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其爲用財少而爲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故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勞而上舊作止一本如此足用故民歸之當今之主其爲舟車與此異矣全固輕利皆已具必厚作斂於百姓以飾舟車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女子廢其紡織而脩文采故民寒男子離其耕稼而脩刻鏤故民饑人君爲舟車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饑寒並至故爲姦衺多則刑罰深刑罰深則國亂太平御覽引云而國亂矣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舟車不可不節凡回於天地之閒包於四海之內天壤之情陰陽之和莫不有也雖至聖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聖人有傳天地也則曰上下四時也則曰陰陽人情也則曰男女禽獸也則曰牡牝雄雌也眞天壤之情雖有先王不能更也雖上世至聖必蓄私

不以傷行故民無怨宮無拘女故天下無寡夫內無拘女外無寡夫故天下之民衆當今之君上俱作主其蓄私也大國拘女累千小國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無妻女多拘無夫男女舊作子一本如此失時故民少君實欲民之衆而惡其寡當蓄私不可不節凡此五者聖人之所儉節也小人之所淫佚也儉節則昌淫佚則亡此五者不可不節夫婦節而天地和風雨節而五穀孰衣服節而肌膚和

三辯第七此辯聖王雖用樂而治不在此三者謂堯舜及湯及武王也

程繁太平御覽引作程子問於子墨子曰聖王不爲樂昔諸侯倦於聽治息於鐘鼓之樂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竽瑟之樂農夫春耕夏耘說文云穮除苗間穢也藨或字此省文秋斂冬藏古只作臧息於聆當爲瓴缶太平御覽引作吟謠是也缶是缶字之壞之樂今夫子曰聖王不爲樂此譬之猶馬駕而不稅太平御覽作脫同弓張而不弛無乃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子墨子曰昔者堯舜有茅茨者茅茨舊作苐期今据太平御覽改且以爲禮且以爲樂湯放桀於大水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護又脩舊作循今以意改九招已上十六字舊脫今据太平御覽增呂氏春秋云湯命伊尹作爲大護歌晨露脩九招六列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呂氏春秋云周公爲三象乃成王之樂此云象又是武王作未詳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之樂非所以治天下也程繁曰子曰聖王無樂此亦樂已若之何其謂聖王無樂也子墨子曰聖王之命也多寡之食之利也以知饑而食之者智也因爲無智矣今聖有樂而少此亦無也言人所以生者食之利但必以知饑而食之否則非智今聖人雖用樂而少此亦無違于聖人無下疑有脫字

墨子卷之一

靈巖山館刊

墨子卷之二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陜西西安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校注

尚賢上第八 說文云賢多才也玉篇云有善行也尚與上同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爲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衆賢而已曰然則衆賢之術將柰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后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衆也況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佐當爲左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后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衆也是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言曰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是以國之富貴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舉義不辟貧賤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親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親也今上舉義不辟親疏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近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舉義不

辟近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遠者聞之亦退而謀曰我始以遠爲無恃今上舉義不辟遠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逮至遠鄙郊外之臣門庭庶子國中之衆四鄙之萌人萌氓字之假音聞之皆競爲義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譬之富舊作異一本如此者有高牆深宮牆立既謹上爲鑿一門有盜人入闔其自入言所從入之門而求之盜其無自出是其故何也則上得要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三者授之賢者非爲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是時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殿讀如奔而殿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辟讀如辟舉之辟此若言之謂也故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未詳其地服與蒲音之緩急或即蒲澤今蒲州府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未詳其地授之政九州成湯舉伊尹於庖廚之中韓非子云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爲庖宰昵近習親湯乃僅知其賢而舉之文選注云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爲宰舍又云文子曰伊尹負鼎而干湯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罔之中事未詳或以詩兔罝有公侯腹心之語而爲說恐此詩即賦閎夭泰顛事古者書傳未湮翟必有據授之政西土服故當是時雖在於厚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下疑脫一字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莫不競勸而尚意故士者所以爲輔相承嗣也故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而功業彰而惡不生則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賢士不可不舉不得意賢士不可不舉尚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將不可以不尚賢夫尚賢者政之本也

尚賢中第九

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國家欲脩保而勿失故一本作明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盧云當云尚賢之爲政本何以知尚賢之爲政本也曰自貴且智者爲政乎愚且賤者則治自愚賤者爲政乎貴且智者則亂是以知尚賢之爲政本也故古者聖王甚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爲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爲徒役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而爲賢者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此謂一本作爲進賢然後聖人聽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愼予官此謂事能故可使治國者使治國可使長官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國家官府邑里此皆國之賢者也賢者之治國一本有家字也蚤朝晏退蚤字同早聽獄治政是以國家治而刑法正賢者之長官也夜寢夙興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是以官府實而財不散賢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樹藝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國

家治則刑法正官府實則萬民富上有以絜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爲皮幣與四鄰諸侯交接內有以食饑息勞將養其萬民外有以懷天下之賢人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諸侯與之內者萬民親之賢人歸之以此謀事則得舉事則成入守則固出誅則彊故唯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亦其法已旣曰若法若猶順未知所以行之術則事猶若未成是以必爲置三本何謂三本曰爵位不高則民不敬也蓄祿不厚則民不信也政令不斷則民不畏也故古聖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夫豈爲其臣賜哉欲其事之成也詩曰告女憂卹誨女序爵舊作予鬱盧以意改孰能執熱鮮不用濯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佐也譬之猶執熱之有濯也將休其手焉古者聖王惟毋得賢人而使之毋讀如貫習之貫般爵以貴之般讀如頒賜之頒裂地以封之終身不厭賢人唯毋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終身不倦若有美善則歸之上是以美善在上而所怨謗在下寧樂在君當爲寍經典通用此憂感在臣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今王公大人亦欲效人以尚賢使能爲政高予之爵而祿不從也夫高爵而無祿民不信也曰此非中實愛我也假藉而用我也古無借字只用藉說文序有假借字从人俗寫亂之夫假藉之民將豈能親其上哉故先王言曰貪舊作食一本如此於政

者不能分人以事厚於貨者不能分人以祿事則不與祿則不分請問天下之賢人將何自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哉若苟賢者不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則此不肖者在左右也不肖者在左右則其所譽不當賢而所罰不當暴王公大人尊此以爲政乎國家則賞亦必不當賢而罰亦必不當暴若苟賞不當賢而罰不當暴則是爲賢者不勸而爲暴者不沮矣是以入則不慈孝父母出則不長弟鄉里居處無節出入無度男女無別使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倍畔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從使斷獄則不中分財則不均與謀事不得舉事不成入守不固出誅不彊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失措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已此故也古字以已通一本作以非何則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殺也必藉良宰故當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賢使能爲政也逮至其國家之亂社稷之危則不知使能以治之親戚則使之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佼姣字假音說文云姣好也玉篇云姣音狡妖媚也夫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豈必智且有慧哉若使之治國家則此使不智慧者治國家也國家之亂旣可得而知已且夫王公大人有所愛其色而使其心不察其知而與其愛是故不能治百人者使處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此其故何也曰若

處官者爵高而祿厚故愛其色而使之焉夫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則此官什倍也夫治之法將日至者也日以治之日不什脩知以治之知不什益而子官什倍則此治一而棄其九矣雖日夜相接以治若官官猶若不治此其故何也則王公大人不明乎以尚賢使能爲政也故以尚賢使能爲政而治者夫若言之謂也以下賢爲政而亂者若吾言之謂也今王公大人中實將欲治其國家欲脩保而勿失胡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且以尚賢爲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此聖王之道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距年下篇作豎年猶云遠年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則此言聖之不失以尚賢使能爲政也故古者聖王唯能審以尚賢使能爲政無異物雜焉天下皆得其利古者舜耕歷山史記集解云鄭元曰在河東水經注云河東郡南有歷山謂之歷觀舜所耕處也有舜井嬀汭二水出焉二說在今山西永濟縣高誘注淮南子云歷山在泲陰成陽也一曰濟南歷城山也水經注又云周處風土記曰記云耕於歷山而始寧剡二縣界上舜所耕田于山下多柞樹吳越之間名柞爲櫪故曰歷山與鄭說異括地志云蒲州河東縣歷山南有舜井又云越州餘姚縣有歷山舜井二所又有姚墟云生舜處也及嬀州歷山舜井皆云舜所耕處未詳也案說各不同陶河瀕此古濱字見說文史記集解云皇甫謐曰濟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正義曰按於曹州濱河作瓦器也括地志云陶城在蒲州河東縣北三十里即舜所都也南去歷山不遠或陶所在則何必定陶方得爲舜陶之陶也期或一焉按守節說本水經注是也雷澤則亦以山西永濟說爲強也漁雷澤太平御覽玉海引作濩澤地理志河東郡有濩澤應劭曰澤在西北通典云澤州陽城縣有濩澤水史記集解云鄭元曰雷夏兗州澤今屬濟陰案今山西永濟縣南四十里雷首山下有澤亦云舜所漁也堯得之服澤之陽服澤疑蒲澤舉以爲天子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漢書作孳玉篇孳嫽二同色臻切有孳國說文云呂不韋曰有侁氏以伊尹侁女案呂氏春秋本味云有侁氏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烰人養之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侁氏有侁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於是請取婦爲婚有侁氏喜以伊尹爲媵送女高誘曰侁讀曰莘有莘在今河南陳留縣括地志云古莘國在汴州陳留縣東五里故莘城是也陳留風俗傳云陳留外黃有莘昌亭本宋地莘氏邑也或云在陝西郃陽非親爲庖人湯得之舉以爲已相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傅說被褐帶索庸史記索隱引作傭築乎傅巖孔安國書傳云傳巖在虞虢之界史記索隱云在河東太陽縣又夏靖書云猗氏十里河西岸吳坂下便得隱穴是說所潛身處也案今在山西平陸縣東二十五里武丁得之舉以爲三公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此何故始賤卒而貴始貧卒而富則王公大人明乎以尚賢使能爲政是以民無飢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勞而不得息亂而不得治者故古聖王以審以尚賢使能爲政而取法於天雖天亦不辯貧富貴賤遠邇親疏賢者舉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廢之然則富貴爲賢以得其賞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所以得其賞何也曰其爲政乎天下也兼而愛之從而利之又率天下之萬民以尚尊天事鬼愛利萬民是故天鬼賞之立爲天子以爲民父母萬民從而譽之曰聖王至今不已則此富貴爲賢以得其賞者也然則富貴爲暴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何以

知其然也曰其爲政乎天下也兼而憎之從而賊之又率天下之民以詬天侮鬼賤傲萬民是故天鬼罰之使身死而爲刑戮子孫離散室家喪滅絕無後嗣萬民從而非之曰暴王至今不已則此富貴爲暴而以得其罰者也然則親而不善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伯鯀帝之元子廢帝之德庸既乃刑之于羽之郊（郭璞注山海經云今東海祝其縣西南有羽山案在今山東蓬萊縣）乃熱照無有及也（言其罪績用弗成亦止見有所不及耳）帝亦不愛則此親而不善以得其罰者也然則天之所使能者誰也曰若昔者禹稷皐陶是也何以知其然也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皇帝清問下民有辭有苗（孔書作鰥寡有辭于苗）曰羣后之肆（孔書作逮）在下明明不常（孔書不作棐傳云輔据此當作匪）鰥寡不蓋（孔書作侮）德威維威（孔書作畏）德明維明乃名三后（孔書名作命）恤功於民伯夷降典哲民維刑（孔書哲作折）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維假（一本作殷孔書亦作殷）於民則此言三聖人者謹其言愼其行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事遺利以上事天則天鄉其德（鄉讀如向）下施之萬民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故先王之言曰此道也大用之天下則不究（一本作窕非）小用之則不困脩用之則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周頌道之曰聖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於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同常則此言聖人之德章明博大埴固（埴訓黏土堅牢之意）以脩久也故聖人之德蓋總乎天地者也今王公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夫無德義將何以哉其說將必挾震威彊今王公大人將焉取挾震威彊哉傾者民之死也民生爲甚欲死爲甚憎所欲不得而所憎屢至（屢即屢字省文史記或作屢漢書或作婁皆訓數）自古及今未有嘗能有以此王天下正諸侯者也今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將欲使意得乎天下名成乎後世故不察尚賢政之本也（當云不可不察）此聖人之厚行也

尚賢下第十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王公大人皆欲其國家之富也人民之衆也刑法之治也然而不識以尚賢爲政其國家百姓王公大人本失尚賢爲政之本也若苟王公大人本失尚賢爲政之本也則不能毋舉物示之乎今若有一諸侯於此爲政其國家也曰凡我國能射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爲必能射御之士喜不能射御之士懼我賞因而誘之矣曰凡我國之忠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忠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爲必忠信之士喜不忠不信之士懼今惟毋以尚賢爲政（毋同慣下同）其國家百姓使國爲善者勸爲暴者沮大（一本作夫）以爲政於天下使天下之爲善者勸爲暴者沮然昔吾所以貴堯舜禹湯文武之

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毋臨衆發政而治民使天下之爲善者可而勸也（高誘注淮南子云而能也古通）爲暴者可而沮也然則此尚賢者也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同矣而今天下之士君子居處言語皆尚賢逮至其臨衆發政而治民莫知尚賢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小而不明於大也何以知其然乎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之財（同材）不能殺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之財不能制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不使之也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王公大人有一罷馬不能治必索良醫有一危弓不能張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必不使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逮至其國家則不然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則舉之則王公大人之親其國家也不若親其一危弓罷馬衣裳牛羊之財與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舊脫此字一本有）於大也此譬猶瘖者而使爲行人聾者而使爲樂師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其所富其所貴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是故昔者舜耕於歷山陶於河瀕漁於雷澤灰於常陽（疑卽恆山之陽）堯得之服澤之陽立爲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昔伊尹爲莘氏女師僕（僕佚也女師見詩云言告師氏）使爲庖人湯得而舉之立爲三公使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昔者傅說居北海之洲（書正義云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洲孔傳云傅巖在虞虢之界洲當爲州）圜土之上（史記殷本紀云說爲胥靡築於傅巖孔傳云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故此云圜土也）衣褐帶索庸築於傅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爲三公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是故昔者堯之舉舜也湯之舉伊尹也武丁之舉傅說也豈以爲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哉惟法其言用其謀行其道上可而利天（而同能）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推而上之古者聖王既審尚賢欲以爲政故書之竹帛琢之槃盂傳以遺後世子孫於先王之書呂刑之書然王曰於（孔書作吁）來有國有土（孔書國作邦）告女訟刑（孔書女作爾訟作詳）在今而安百姓（孔書而作爾是）女何擇言人（孔書無女字作何擇非人）何敬不刑何度不及（孔書兩不字作非）能擇人而敬爲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尚賢及之於先王之書豎（距字假音）年之言然曰晞夫聖武知人（晞疑當从目）以屏輔而身此言先王之治天下也必選擇賢者以爲其羣屬輔佐曰今也天下言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曰然女何爲而得富貴而辟貧賤（辟同避）莫若爲賢爲賢之道將柰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若此則飢者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得治若飢則得食寒則得衣亂則得治此安生生今王

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貴皆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今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焉故必知哉若不知使治其國家則其國家之亂可得而知也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然女何爲而得富貴而辟貧賤哉曰莫若爲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此非可學能者也使不辯德行之厚若禹湯文武不加得也王公大人骨肉之親躄瘖聾暴爲桀紂不加失也是故以賞不當賢罰不當暴其所賞者已無故矣其所罰者亦無罪是以使百姓皆攸一本作放心解體沮以爲善垂其股肱之力而不相勞來也腐臭餘財臭殠省文而不相分資也隱慝良道慝卽匿字異文隱匿之字亦寫从心知經典慝惡字卽匿也而不相教誨也若此則飢者不此下有脫文推而上之以是故昔者堯有舜舜有禹禹有皋陶湯有小臣武王有閎夭泰顚南宮括散宜生紂拘文王于羑里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元玉百工大貝百朋元豹黃羆青豻白虎文皮千合以獻于紂以費仲而通紂見而悅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見淮南子道應訓得此不勸譽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爲仁義求爲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而天下和庶民阜是以近者安之遠者歸之日月之所照舟車之所及雨露之所漸粒食之所養故尚賢之爲說而不可不察此者也尚賢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

墨子卷之二

墨子卷之三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陜西西安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校注

尚同上第十一楊倞注荀子尚作上

子墨子言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是舊作非是也字倒今以意改以內者父子兄弟作怨惡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至有餘力不能以相勞腐死餘財不以相分舊本死俱作列非說文云死腐也或从歺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然夫明虖天下之所以亂者生於無政長政當爲正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爲天子天子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三公天子三公旣以立以天下爲博大遠國異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辯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畫分萬國說文云畫界也立諸矦國君諸矦國君旣已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正長正長旣已具天子發政於天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而與如同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一本作必傍薦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賞而下之所譽也意若聞善而不善不以告

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上有過弗規諫下有善弗傍薦下比不能上同者此上之所罰而百姓所毀也上以此爲賞罰其明察以審信是故里長者里之仁人也里長發政里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其鄉長鄉長之所是必皆是之鄉長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則鄉何說以亂哉察鄉之所治者何也鄉長唯能壹同鄉之義是以鄉治也鄉長者鄉之仁人也鄉長發政鄉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者必以告國君國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國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則國何說以亂哉察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國君唯能壹同國之義是以國治也國君者國之仁人也國君發政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則天下何說以亂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也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子而不上同於天則菑猶未去也（菑巛字之假音菑不耕田也見說文）今若天飄風苦雨溱溱而至者（溱同臻太平御覽作臻史記三王世家云西溱月氏正義云溱音臻）此天之所以罰百姓之不上同於天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聖王爲五刑請以治其民譬若絲縷之有紀（說文云紀絲別也）罔罟之有綱（說文云綱維紘繩也）所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尙同其上者也

尙同中第十二

子墨子曰方今之時復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蓋其語曰天下之人異義是以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其人數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故相交非也內之父子兄弟作怨讎皆有離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至乎舍餘力不以相勞隱匿良道不以相教腐㱙餘財不以相分（㱙舊作列見上）天下之亂也至如禽獸然無君臣上下長幼之節父子兄弟之禮是以天下亂焉明乎民之無正長以一同天下之義而天下亂也是故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立以爲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既以立矣以爲唯其耳目之請（請當爲情下同）不能獨一同天下之義是故選擇天下贊閱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置以爲三公與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三公既已立矣以爲天下博大山林遠土之民不可得而一也是故靡分天下設以爲萬諸侯國君使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國君既已立矣又以爲唯其耳目之請不能一同其國之義是故擇其國之賢者置以爲左右將軍大夫以遠至乎鄉里之長與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天子諸侯之君民之正長既已定矣天子爲發政施教曰凡聞見善者必以告其

上聞見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已有善傍薦之上有過規諫之尚同義其上而毋有下比之心上得則賞之萬民聞則譽之意若聞見善不以告其上聞見不善亦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不能是上之所非不能非已有善不能傍薦之上有過不能規諫之下比而非其上者上得則誅罰之萬民聞則非毀之故古者聖王之爲刑政賞譽也甚明察以審信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欲得上之賞譽而畏上之毀罰是故里長順天子政而一同其里之義里長既同其里之義率其里之萬民以尚同乎鄉長曰凡里之萬民皆尚同乎鄉長而不敢下比鄉長之所是必亦是之鄉長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鄉長固鄉之賢者也舉鄉人以法鄉長夫鄉何說而不治哉察鄉長之所以治鄉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鄉之義是以鄉治其鄉而鄉既已治矣有率其鄉萬民以尚同乎國君曰凡鄉之萬民皆上同乎國君而不敢下比國君之所是必亦是之國君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國君固國之賢者也舉國人以法國君夫國何說而不治哉察國君之所以治國而國治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國之義是以國治國君治其國而既已治矣有率其國之

萬民以尚同乎天子曰凡國之萬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天子者固天下之仁人也舉天下之萬民以法天子夫天下（舊作子一本如此）何說而不治哉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夫既尚同乎天子而未上同乎天者則天菑將猶未止也故當若天降寒熱不節雪霜雨露不時五穀不孰六畜不遂疾菑戾疫（戾沴字之假音）飄風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罰也將以罰下人之不尚同乎天者也故古者聖王明天鬼之所欲不避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以率天下之萬民齊戒沐浴潔爲酒醴粢盛（本書多作絜俗从水）以祭祀天鬼其事鬼神也酒醴粢盛不敢不蠲潔犧牲不敢不腯肥珪璧幣帛不敢不中度量春秋祭祀不敢失時幾聽獄不敢不中（幾讀如關市譏）分財不敢不均居處不敢怠慢曰其爲正長若此是故出誅勝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尚同爲政者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今天下之人曰方今之時天鬼之福可得也萬民之所便利而能彊從事焉則萬民之親可得也其爲政若此是以謀事得（舊脫此字據後文增）舉事成入守固上者天鬼有厚乎其爲政長也下者萬民有便利乎其爲政長也天鬼之所深厚而彊從事焉則天下之正長

猶未廢乎天下也而天下之所以亂者何故之以也子墨子曰方今之時之以正長則本與古者異矣譬之若有苗之以五刑然苗舊作量據下改昔者聖王制爲五刑以治天下文選注引此云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疑此閒脫文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呂刑之道當云道之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孔書作弗用靈制以刑靈練否弗折制音同唯作五殺之刑曰法孔書殺作虐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爲五殺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故遂以爲五殺是以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惟口出好興戎則此言善用口者出好不善用口者以爲讒賊寇戎則此豈口不善哉用口則不善也故遂以爲讒賊寇戎故古者之置正長也將以治民也譬之若絲縷之有紀而罔罟之有綱也將以運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義也是以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相年當爲拒年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大夫師長輕當爲卿盧云下篇作奉以輕字誤也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均則此語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設國都立正長也非高其爵厚其祿富貴佚而錯之也錯讀如舉措將以爲萬民興利除害富貴貧寡安危治亂也故古者聖王之爲若此今王公大人之爲刑政則反此政以爲便譬讀如僻宗於父兄故舊以爲左右置以爲正長民知上置正長之非正以治民也是以皆比周隱匿而莫肯尚同其上是故上下不同義若

苟上下不同義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足以沮暴何以知其然也曰上唯毋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曰人可賞吾將賞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賞則衆之所非曰人衆與處於衆得非則是雖使得上之賞未足以勸乎上唯毋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曰人可罰吾將罰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罰則衆之所譽曰人衆與處於衆得譽則是雖使得上之罰未足以沮乎若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沮暴則是不與鄉吾本言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同乎若有正長與無正長之時同則此非所以治民一衆之道故古者聖王唯而審以尚同而讀與能同舊脫審字文選注引作能審以尚同今據增以爲正長是故上下情請爲通文選注引作是故上下通情舊脫故字今據增上有隱事遺利下得而利之下有蓄怨積害上得而除之是以數千萬里之外有爲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賞之數千萬里之外有爲不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罰之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恐懼振動惕慄不敢爲淫暴曰天子舊作下一本如此之視聽也神先王之言曰非神也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己視聽使人之吻助己言談使人之心助己思慮使人之股肱助己動作助之視聽者衆則其所聞見者遠矣助之言談者衆則其德音之所撫循者博矣助之思慮者衆則其談謀度速得矣助之動作者

衆卽舉其事速成矣故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他故異物焉曰唯能以尙同爲政者也是以先王之書周頌之道之曰載來見彼王（一本作載見辟王同詩）聿求厥章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以春秋來朝聘天子之廷受天子之嚴教退而治國政之所加莫敢不賓當此之時本無有敢紛天子之教者詩曰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又曰我馬維騏六轡若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卽此語也古者國君諸侯之聞見善與不善也皆馳驅以告天子是以賞當賢罰當暴不殺不辜不失有罪則此尙同之功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請將欲富其國家衆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當若尙同之不可不察此之本也（當云此爲政之本也）

尙同下第十三（中興書目云一本自親士至上同凡十三篇者卽此已上諸篇非有異本）

子墨子言曰知者之事必計國家百姓所以治者而爲之必計國家百姓之所以亂者而辟之（辟同避）然計國家百姓之所以治者何也上之爲政得下之情則治不得下之情則亂何以知其然也上之爲政得下之情則是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二字舊倒據下文改）明於民之善非也則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也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上之爲政也不得下之情則是不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不明於民之善非則是不得善人而賞之不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不賞而暴人不罰爲政若此國衆必亂故賞不得下之情而不可不察者也然計得下之情將柰何可故子墨子曰唯能以尙同一義爲政然後可矣何以知尙同一義之可而爲政於天下也然胡不審稽古之治爲政之說乎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百姓爲人若苟百姓爲人是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千人千義逮至人之衆不可勝計也則其所謂義者亦不可勝計此皆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是以厚者有鬬而薄（舊作蕩一本如此）者有爭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義也（文選注引作古者同天之義）是故選擇賢者立爲天子天子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爲三公三公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國建諸侯諸侯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其四境之內也是以選擇其次立爲卿之宰卿之宰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其君也是以選擇其次立而爲鄉長家君是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諸侯卿之宰鄉長家君非特富貴游佚而擇之也將使助治亂刑政也故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長此非欲用說也唯辯而使助治天助明也今此何爲人上而不能治其下爲人下而不能事其上則是上下相賊也何故以然則義不同也若苟義不同者有黨上以若人爲善將賞（舊作毀一本如此）之若人唯使得上之賞而辟百姓之毀是以

爲善者必未可使勸見有賞也上以若人爲暴將罰之若人惟使得上之罰而懷百姓之譽是以爲暴者必未可使沮見有罰也故計上之賞譽不足以勸善計其毀罰不足以沮暴此何故以然則欲同一天下之義將柰何可故子墨子言曰然胡不賞使家君試用家君發憲布令其家曰若見愛利家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家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家以告亦猶愛利家者也上得且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家不以告亦猶惡賊家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舊作禍一本如此下同)若家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辟其毀罰是以善言之不善言之(舊脫四字一本有)家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之賞而暴人之罰則家必治矣然計若家之所以治者何也唯以尚同一義爲政故也家既已治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天下(當脫之字一本天下作國之)爲家數也甚多此皆是其家而非人之家是以厚者有亂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家君總其家之義(舊脫此字一本有)以尚同於國君國君亦爲發憲布令於國之衆曰若見愛利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國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國以告者亦猶愛利國者也上得且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國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若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民見善者言之見不善者言之國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

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矣然計若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能以尚同一義爲政故也國既已治矣天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天下之爲國數也甚多此皆是其(舊脫此字一本有)國而非人之國是以厚者有戰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國君選其國之義以義(一本無此字是)尚同於天子天子亦爲發憲布令於天下之衆曰若見愛利天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天下者亦以告若見愛利天下以告者亦猶愛利天下者也上得則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天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天下者也上得且(一本作則)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天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見善不善者告之天子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天下必治矣然計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而(一本無此字非而同能)以尚同一義爲政故也天下既(一本作計非)已治天子又總天子之義以尚同於天故當尚用之爲說也尚同(一本作上同)之天子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諸侯可而治其國矣小用之家君可而治其家矣是故大用之治天下不窕(爾雅云窕閒也猶云無閒)小用之治一國一家而不橫者若道之謂也故曰治天下之國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意獨子墨子有此而先王無此其有邪則亦然也聖王皆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何以知其然也於先王之書也大誓之言然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孔書無此文)

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故古之聖王治天下也其所差論以自左右羽翼者皆良外爲之人助之視聽者衆故與人謀事先人得之與人舉事先人成之先之二字一本作光是譽令聞先人發之唯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古者有語焉曰一目之舊脫此字一本有視也不若二目之視也一耳之聽也不若二耳之聽也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之舊脫此字一本有彊也夫唯能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千里之外有賢人焉其鄉里之人皆未之均聞見也聖王得而賞之千里之內有暴人焉其鄉里據上文當有之人二字未之均聞見也聖王得而罰之故唯毋以聖王爲聰耳明目與豈能一視而通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通聞千里之外哉聖王不往而視也不就而聽也然而使天下之爲寇亂盜賊者周流天下無所重足者何也其以尙同爲政善也是故子墨子曰凡使民尙同者愛民不疾民無可使曰必疾愛而使之敀信而持之富貴以道其前明罰以率其後爲政若此雖舊作唯以意改欲毋與我同將不可得也是以子墨子曰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爲仁義求爲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尙同之說而不察當云不可不察尙同爲政之本而治要也當云治之要也

墨子卷之三

墨子卷之四

兵部侍郞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校注

兼愛上第十四㤅好之字作㤅从夊者行皃經典通用此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治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自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爲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其家一本云愛其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家一本云利其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

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盧云下有愛字）人若愛其身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子弟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不孝亡有（舊脫此字據下文增）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亡有（二字舊倒非下同）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相惡則亂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兼愛中第十五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爲事者必興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爲事者也然則天下之利何也天下之害何也子墨子言曰今若國之與國之相攻家之與家之相篡人之與人之相賊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調此則天下之害也然則崇此害亦何用生哉以不相愛生耶子墨子言以不相愛生今諸侯獨知愛其國不愛人之國是以不憚舉其國以攻人之國今家主獨知愛其家而不愛人之家是以不憚舉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獨知愛其身不愛人之身是以不憚舉其身以賊人之身是故諸侯不相愛則必野戰家主不相愛則必相篡人與人不相愛則必相賊君臣不相愛則不惠忠父子不相愛則不慈孝兄弟不相愛則不和調天下之人皆不相愛强必執弱富必侮貧貴必敖（一本作傲此傲字假音）賤詐必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然則兼相愛交相利之法將柰何哉子墨子言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强不執弱衆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敖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仁者譽之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天下之難物於故也子墨子言曰天下之士君子特不識其利辯其故也今若夫攻城野戰殺身爲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苟君說之則士衆能爲之況於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特上弗以爲政士不以爲行故也昔者晉文公好士之惡衣（太平御覽引作服）故文公之臣（太平御覽引作大夫二字）皆牂羊之裘韋以帶劍（舊作錢據太平御覽改）練帛之冠（太平御覽引此練作大）入以見

於君出以踐朝淮南子齊俗訓云晉文君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韋以帶劍威立于海內是其故何也君說之故臣爲之也
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要舊作腰俗寫後漢書注引此云楚靈王好細腰而國多餓人靈王之臣皆以一飯爲節太平御覽
引此一作三脇舊作肱據太平御覽改息然後帶扶牆然後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危黧非古字當爲黎呂氏春秋行
論云禹官爲司空以通水潦顏色黎黑只作黎玉篇云黧亦作黎是其故何也君說之故臣能之也昔越王勾踐好士
之勇教馴其臣和合之焚舟失火試其士曰越國之寶盡在此越王親自鼓其士鼓擊之字
从攴鐘鼓之字从支而進之舊此下有曰字衍文士聞鼓音破碎亂行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餘太平御覽引云
越王好士勇自焚其室曰越國之寶悉在此中王自鼓蹈火而死者百餘人越王擊金而退之是故子墨子言曰乃若夫少
食惡衣殺身而爲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若苟君說之則衆能爲之況兼相愛交
相利與此異矣夫愛人者人亦從而愛之利人者人亦從而利之惡人者人亦從而惡
之害人者人亦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焉特上不以爲政而士不以爲行故也然而今
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不可行之物也譬若挈太山越河濟也此濟字當
爲泲卽出山西垣曲縣王屋山之沇水也从齊者石濟水出直隸贊皇縣也子墨子言是非其譬也夫挈太山而越河濟可
謂畢劫有力矣自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也況乎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古者聖王
行之何以知其然古者禹治天下西爲西河漁竇西河在今山西陝西之界漁竇疑卽龍門以泄渠孫皇之

水未詳其水北爲防原泒注疑卽雁門泒水也后之邸未詳嘑池之竇卽虖沱河出今山西繁峙縣古無池字卽沱異文故此亦以池
爲沱也洒爲底柱說文云灑汛也洒假音字水經云砥柱山在河東大陽縣東河中括地志云底柱山俗名三門山硤石縣東北五十里黃河之中案在今山西
平陸縣東五十里三門山東鑿爲龍門水經云龍門山在河東皮氏縣西括地志云龍門山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里山在今河津韓城二縣界以利燕
代胡貉與西河之民貉非攻中作貊是疑左傳云狄之廣莫于晉爲都廣卽少廣莫卽貊也東方漏之陸防陸防疑卽大陸在今山東
鉅鹿縣孟諸之澤澤在今山東虞城縣西北十里有孟諸臺接商邱縣界水經云明都澤在梁郡睢陽縣東北明孟諸都音相近灑爲九澮此巜字之
假音爾雅云水注溝曰澮說文以澮爲水名案九巜卽九河也以楗東土之水說文云楗門限則此蓋言限也玉篇渠偃切以利冀州之民
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文選注云張勃吳錄曰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也周行五百餘里今案江南吳吳江宜興武進無錫淅
江烏程長興七縣皆瀕此湖也以利荊楚干越四字舊作楚荊越與据文選注改南夷之民江淮汝在荊五湖在越也此言禹之事
吾今行兼矣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方于西土不爲大國侮小國不
爲衆庶侮鰥寡不爲暴勢奪穡人黍稷狗彘說文云嗇愛濇也从來从亩來者亩而臧之故田夫謂之嗇夫穡與嗇通天屑
臨文王慈漢書武帝紀云眉然如有聞是以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連獨無兄弟者連同鰥音相近字之
異也經典或作煢或作惸皆假音有所雜於生人之間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此文王之事則
吾今行兼矣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或爲隊穆天子傳云鉼山之隊玉篇云隊以醉切掘地通路也或作䥯案隊隧字皆說文䥯字之省
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

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此言武王之事吾今行兼矣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忠(一本作中)實欲天下之富(舊云士富士字衍)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兼相愛交相利此聖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務爲也

兼愛下第十六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當今之時天下之害孰爲大曰若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强之劫弱衆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敖(一本作傲)賤此天下之害也人與爲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與(當云人與)今人之賤人執其兵刃毒藥水火以交相虧賊此又天下之害也姑嘗本原若衆害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卽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分名乎天下惡人而賊人者兼與別與卽必曰(舊脫此字據上文增)別也然卽之交別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與是故別非也子墨子曰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譬之猶以水救火也(一本作火救水)其說將必無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然卽兼之可以易別之故何也曰藉爲人之國若爲其國夫誰獨擧其國以攻人之國者哉爲彼者由爲已也(由同猶)爲人之都若爲其都夫誰獨擧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爲彼猶爲已也爲人之家若爲其家夫誰獨擧其家以亂人之家者哉爲彼猶爲已也然卽國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亂賊此天下之害與天下之利與卽必曰天下之利也姑嘗本原若衆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卽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愛人而利人者別與兼與卽必曰兼也然卽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與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且鄉吾本言曰(鄉字省文說文云曏不久也鄭君注儀禮云曏曩也)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是故子墨子曰別非而兼是者出乎若方也(舊作乎平以意改)今吾將正求與天下之利而取之以兼爲正是故以聰耳明目相爲視聽乎是以股肱畢强相爲動(舊此下有爲字一本無)宰乎而有道肆相教誨是以老而無妻子者有所侍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今唯毋以兼爲正卽若其利也不識天下之士(舊作事一本如此)所以皆聞兼而非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卽善矣雖然豈可用哉子墨子曰用而不可難哉亦將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爲二士使其一士者執別使其一士者執兼是故別士之言曰吾豈能爲吾友之身若爲吾身爲吾友之親若爲吾親是故退睹其友飢卽不食

寒即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當爲薶說文云薶瘞也玉篇云埋與薶同本書或作貍）別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爲高士於天下者必爲其友之身若爲其身爲其友之親若爲其親然後可以爲高士（一本有於字）天下是故退睹其友飢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若之二（一本有士字是）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當使若二士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有平原廣野於此被甲嬰冑（說文云嬰頸飾也）將往戰死生之權未可識也又有君大夫之遠使於巴越齊荆往來及否未及否未可識也然即敢問不識將惡也家室奉承親戚提挈妻子而寄託之不識於兼之有是乎於別之有是乎哉以爲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之人必寄託之於兼之有是也此言而非兼擇即取兼即此言行拂（舊作兼費一本如此）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意可以擇士而不可以擇君乎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爲二君使其一君者執兼使一君者執別是故別君之言曰吾惡能爲吾萬民之身若爲吾身此泰（一本作大）非天下之情也人之生乎地上之無幾何也譬之猶駟馳而過郤也（郤舊作隙據文選注引作郤云古隙字郤即郤也說文云隙壁際孔也郤節郤也節郤言節之會亦際縫之意皆通）是故退睹其萬民飢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

養死喪不葬埋別君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君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爲明君於天下者必先（舊作萬一本如此）萬民之身後爲其身然後可以爲明君於天下是故退睹其（舊脫此字以意增）萬民飢即食之寒即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君之言若此行若此然即交若之二君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常使若二君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歲有癘疫萬民多有勤苦凍餒（當爲餧）轉死溝壑中者既已衆矣不識將擇之二君者將何從也我以爲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者必從兼君是也言而非兼擇即取兼（二字舊脫據上文增）此言行拂也不識天下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也猶（舊作獨一本如此）未止也曰兼即仁矣義矣雖然豈可爲哉吾譬兼之不可爲也猶挈泰（一本作太）山以超江河也故兼者直願之也夫豈可爲之物哉子墨子曰夫挈泰山以超江河自古之及今生民而來未嘗有也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者親行之何（太平御覽引有以字）知先聖六王之親行之也子墨子曰吾非與之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所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槃盂傳遺（劉逵注左思賦引作于）後世子孫者知之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於四方於西土（孔書云唯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於四方顯於西土）即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

兼照天下之無有私也即此文王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王取法焉且不惟泰誓爲然雖禹誓（大禹謨文云禹誓者禹之所誓也）即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孔書作命）非惟小子敢行稱亂（孔書無此八字）蠢茲有苗用天之罰（孔書無此四字）若予既率爾群對諸群以征有苗（孔書作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群猶衆）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以重富貴干福祿樂耳目也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禹求焉且不惟禹誓爲然雖湯說即亦猶是也湯曰（今湯誥文）惟予小子履（孔書作肆台小子）敢用元牡告於上天后（孔書作上天神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詳此文是湯禱旱文孔書亦無此十字）未知得罪于上下（孔書作未知獲戾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皆與孔書之微異）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與孔書俱微異孔安國注論語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國語內史過引湯誓云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萬夫有辜在余一人）即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即此湯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湯取法焉且不惟誓命與湯說爲然周詩即亦猶是也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厎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若吾言非語道之謂也古者文武爲正均分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即此文武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武取法焉不識天下之人所以

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非兼者之言猶未止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爲孝乎子墨子曰姑嘗本原之孝子之爲親度者吾不識孝子之爲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以說觀之即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即吾惡先從事即得此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愛利吾親乎意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即必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然即之交孝子者果不得已乎毋先從事愛利人之親者與意以天下之孝子爲遇（一本作偶）而不足以爲正乎姑嘗本原先王之所書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讐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即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愛而非之者其故何也意以爲難而不可爲邪嘗有難此而可爲者昔荊靈王好小要（舊作腰非）當靈王之身荊國之士飯不踰乎一固（一本作握）據而後與扶垣而後行故約食爲其難爲也然後爲而靈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昔者越王句踐好勇教其士臣三年以其知爲未足以知之也焚舟失火鼓而進之其士偃前列伏水火而死有不可勝數也當此之時不鼓而退也越國之士可謂顫矣（玉篇云顫動也言其驚畏）故焚身爲其難爲也然後爲之（據前後文當爲而）越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

求以鄉上也昔者晉文公好苴服當文公之時晉國之士大布之衣牂羊之裘練帛之冠且苴之屨（且當為粗）入見文公出以踐之朝故苴服為其難為也然後為而文公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卽求以鄉其上也是故約食焚舟苴服此天下之至難為也然後為而上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何故也卽求以鄉其上也今若夫兼相利此其有利且易為也不可勝計也我以為則無有上說之者而已矣苟有上說之者勸之以賞譽威之以刑罰我以為人之於就兼相愛交相利也譬之猶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於天下故兼者聖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萬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審兼而務行之為人君必惠為人臣必忠為人父必慈為人子必孝為人兄必友為人弟必悌（當為弟此俗寫）故君子莫若欲為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聖王之道而萬民之大利也

墨子卷之四　　靈巖山館刊

墨子卷之五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校注

非攻上第十七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說文云園所以樹果種菜曰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為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廄（說文無欄字玉篇云木欄也）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扡其衣裘（扡讀如終朝三拕之拕陸德明易音義云褫鄭本作拕徒可反扡卽拕異文）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廄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舊脫此字據後文增）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攻國（據後文云大為不義攻國）則弗知（一本作之）非（舊脫此字據後文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何（一本作可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不義攻國則弗之而（一本無此字是）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

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奚說猶言何樂）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辯矣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爲不知甘苦之辯矣今小爲非則知而非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而非從而譽之謂（舊上二字倒一本如此）之義可爲（一本作謂是）知義與不義之辯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辯義與不義之亂也

非攻中第十八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情欲譽之審賞罰之當刑政之不過失是故子墨子曰古者有語謀而不得則以往知來以見知隱謀若此可得而知矣今師徒唯毋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爲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斂今唯毋廢一時則百姓飢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今嘗計軍上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撥劫（說文云楃木帳也幄當从木）往（舊作住一本如此）而靡獘腑冷不反者（腑即腐字異文冷爛音相近當爲爛）不可勝數又與矛戟戈劍乘車其列往（舊作列住以意改）碎折靡獘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牛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涂道之脩遠糧食輟絶而不繼（粮俗玉篇云粮同糧）百姓死者不可勝數也與其居處之不安食飯之不時飢飽之不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可勝計則是鬼神之喪其主后亦不可勝數國家發政奪民之用廢民之利若此甚衆然而何爲爲之曰我貪伐勝之名及得之利故爲之子墨子言曰計其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攻此不用銳且無殺而徒得此然也殺人多必數於萬寡必數於千然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也今萬乘之國虛（此墟字正文俗从土）數於千不勝而入（舊作人以意改）廣衍數於萬（王逸注楚辭曰衍廣大也）不勝而辟（此闢字之假音入辟爲韻）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民者所不足也今盡王民之死嚴下上之患以爭虛城則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爲政若此非國之務者也飾攻戰者言曰（舊作也言一本如此）南則荆吳之王北則齊晉之君始封於天下之時其土之方未至有數百里也人徒之衆未至有數十萬人也以攻戰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數千里也人徒之衆至有數百萬人故當攻戰而不可爲也子墨子言曰雖四五國則得利焉猶謂之非行道也譬若醫之藥人之有病者然（何）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祝謂祝由見素問或云祝藥猶言疰藥非一本無祝字非也）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古者封國於天下尚者（尚同上）以耳之所聞近者以目之所見以攻戰亡者不可勝數何以知其然也東方有莒之國者（今山東莒州）其爲國甚小閒於大國之閒不敬事於大大國亦弗之從

而愛利是以東者越人夾削其壤地西者齊人兼而有之計莒之所以亡於齊越之閒者以是攻戰也雖南者陳蔡其所以亡於吳越之閒者亦以攻戰雖北者中山諸國四字舊作且一不著何五字一本如此史記趙世家云惠文王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表作四年元和郡縣志云定州戰國時爲中山國中山之地方五百里城中有山故曰中山今直隸定州是其所以亡於燕代胡貊之閒者亦以攻戰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惡失欲舊作故以意改安而惡危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飾攻戰者之言曰彼不能收用彼衆是故亡我能收用我衆以此攻戰於天下誰敢不賓服哉子墨子言曰子雖能收用子之衆子豈若古者吳闔閭哉古者吳闔閭教七年案史記闔閭九年入郢吳越春秋云九年十月楚二師陳於柏舉卽此事也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焉次注林出於冥隘之徑淮南子地形訓作澠阨高誘曰澠阨今宏農澠池是也則在今河南永寧縣史記魏世家云秦攻冥阨之塞集解云徐廣曰或以爲江夏鄳縣又杜預注左傳云漢東之隘道括地志云石城山在申州鍾山縣東南二十一里魏攻冥阨卽此山呂氏春秋淮南子九塞此其一也玉海在信陽軍東南五十里今在河南信陽州東南九十里戰於柏舉在今湖北麻城縣元和郡縣志云麻城縣黽頭山在縣東南十八里舉水之所出也春秋吳楚戰于柏舉卽此地也中楚國而朝宋與及魯至夫差之身北而攻齊舍於汶上戰於艾陵在今山東泰安縣東南史記吳太伯世家云夫差七年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至繒大敗齊人而葆之大山東而攻越濟三江五湖史記索隱云韋昭云三江謂松江錢塘江陽江史記正義云顧夷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五湖見前而葆之會稽今浙江山陰會稽山九夷之國莫不賓服於是退不能賞孤施舍羣萌此氓字之假音自恃其力伐其功譽其智怠於教遂築姑蘇之臺七年不成史記集解云越絕書曰闔閭起姑蘇之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顏師古注漢書云吳地記云因山爲名西南去國三十五里今江南蘇州府治及若此則吳有離罷之心越王句踐視吳上下不相得收其衆以復其讐入北郭徙大內圍王宮而吳國以亡昔者晉有六將軍而智伯莫爲强焉計其土地之博人徒之衆欲以抗諸侯以爲英名攻戰之速故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舟車之衆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謀爲旣已足矣又攻茲范氏而大敗之并三家以爲一家而不止又圍趙襄子於晉陽及若此則韓魏亦相從而謀曰古者有語脣亡則齒寒趙氏朝亡我夕從之趙氏夕亡我舊作吾一本如此朝從之詩曰魚水不務陸將何及乎是以三主之君一心戮力戮勠字假音辟門除道奉甲興士韓魏自外趙氏自內擊智伯大敗之事俱見韓非子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有語曰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人則知吉與凶今以攻戰爲利則蓋嘗鑒之於智伯之事乎蓋同盇此其爲不吉而凶旣可得而知矣

非攻下第十九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所譽善者其說將何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譽意亡非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

雖使下愚之(舊二字倒以意移)人必曰將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今天下之所同義(舊作養一本如此)者聖王之法也今天下之諸侯將猶多皆免攻伐并兼則是有譽義之名而不察其實也此譬猶盲者之與人同命白黑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則豈謂有別哉是故古之知者之爲天下度也必順慮其義而後爲之行是以動則不疑速通成得其所欲而順天鬼百姓之利則知者之道也(知讀智)是故古之仁人有天下者必反大國之說一天下之和總四海之內焉率天下之百姓以農臣事上帝山川鬼神利人多功故又大是以天賞之鬼(舊作愚以意改)富之人譽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參乎天地至今不廢此則知者之道也先王之所以有天下者也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諸侯則不然將必皆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車之卒伍於此爲堅甲利兵以往攻伐無罪之國入其國家邊境芟刈其禾稼斬其樹木墮(一本作墜)其城郭以湮其溝池(湮塞之字當爲垔)攘殺其牲牷燔潰其祖廟勁(勁字當从刀)殺其萬民覆其老弱遷其重器卒進而柱乎鬭曰死命爲上多殺次之身傷者爲下又況先列北撓乎哉(北謂奔北也北之言背撓之言曲行謂逗撓)罪死無殺以譂其衆(說文玉篇無此字古字言心相近卽憚字)夫無兼國覆軍賊虐萬民以亂聖人之緒意將以爲利天乎夫取天之人以攻天之邑此刺殺天民剝振神之位傾覆社稷攘殺其犧

牲則此上不中天之利矣意將以爲利鬼乎夫殺之人(舊作神據後文改)滅鬼神之主廢滅先王賊虐萬民百姓離散則此中不中鬼之利矣意將以爲利人乎夫殺之人爲利人也博矣又計其費此爲周生之本竭天下百姓之財用不可勝數也則此下不中人之利矣今夫師者之相爲不利者也曰將不勇士不分(同忿)兵不利教不習師不衆率不利和威不圉害之不久爭之不疾孫之不強植心不堅與國諸侯疑與國諸侯疑則敵生慮而意羸矣偏具此物(偏當爲徧)而致從事焉則是國家失卒(一本作足)而百姓易務也今不嘗觀其說好攻伐之國若使中興師君子庶人也必且數千徒倍十萬然後足以師而動矣久者數歲速者數月是上不暇聽治士不暇治其官府農夫不暇稼穡婦人不暇紡績織紝(說文云紡網絲也績緝也織作布帛之總名也紝機縷也絫或字)則是國家失卒而百姓易務也然而又與其車馬之罷斃也幔幕帷蓋三軍之用甲兵之備五分而得其一則猶爲序疏矣然而又與其散亡道路道路遼遠粮食不繼傺食飲之時(王逸注楚辭云傺住也楚人名住曰傺)厠役以此飢寒凍餒疾病而轉死溝壑中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爲不利於人也天下之害厚矣而王公大人樂而行之則此樂賊滅天下之萬民也豈不悖哉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若使此四國者得意於天下此皆十倍其國之衆而未能食其地也是人不足而地有餘也

今又以爭地之故而反相賊也然則是虧不足而動有餘也今還夫好攻伐之君又飾
其說以非子墨子曰以攻伐之據後文當云子以攻罰爲不義非利物與昔者禹征有苗湯伐桀
武王伐紂此皆立爲聖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彼非
所謂攻謂誅也昔者有三苗大亂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廟犬哭乎市夏
冰地坼及泉太平御覽引此云三苗欲滅時地震坼泉湧五穀變化民乃大振同震高陽舜高陽苐六世孫故云乃命元
宮禹親把文選注引作抱天之瑞令說文云瑞以玉爲信也以征有苗四電誘祇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
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師大亂後乃遂幾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爲山川別物上下卿制
大極說文云卿章也而神民不違天下乃靜則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還至乎夏王桀文選注引作夏
桀時天有皓命皓當是誥字日月不時寒暑雜至五穀焦死鬼呼國鶴鳴十夕餘盧云鶴字未詳若作鶴與
鶴同天舊脫此字據文選注增乃命湯於鑣藝文類聚引作鑣文選注作鑣宮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亂予既卒其
命於天矣往而誅之必使汝堪文選注藝文類聚引作戡之此戡字之假音說文云戡殺也爾雅云堪勝也湯焉敢奉率其
衆是以鄉有夏之境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少少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
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於天天命融隆疑作降火言命祝融降火于夏之城閒西北之隅湯奉
桀衆以克有屬諸侯於薄此作薄是也管子地數云湯有七十里之薄周書殷祝解云湯放桀而復薄荀子議兵云古者湯以薄武王以鄗呂氏春

秋云湯嘗約于郼薄皆作薄地里志云河南偃師尸鄉殷湯所都是今河南偃師也史記集解云皇甫謐曰梁國穀熟爲南亳即湯都也括地志云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里
南亳故城即南亳湯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爲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爲名河南偃師爲西亳帝嚳及湯所都盤庚亦從都之又案薄惟孟子作亳非正字也亳京兆杜
陵亭見說文別有亳王號湯在今陝西三原縣地各不同薦章天命通于四方而天下諸侯莫敢不賓服則此湯之
所以誅桀也還至乎商王紂文選注引作商王紂時太平御覽作紂之時天不序其德祀用失時兼夜中句
十日雨土于薄太平御覽引作亳假音字九鼎遷止婦妖宵出有鬼宵吟有女爲男天雨肉棘生乎
國道王兄自縱也赤烏太平御覽引作雀銜珪初學記引作書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
太平御覽云命曰周文王伐殷事類賦云命伐殷也泰顛來賓河出綠圖地出乘黃武王踐功夢見三神曰舊脫此字
據文選注藝文類聚增予既沈漬藝文類聚引作瀆殷紂于酒德矣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藝文類聚文選注引作戡
之武王乃攻狂夫反商之周天賜太平御覽引作錫武王黃鳥之旗北堂書鈔引隨巢子云天賜武王黃鳥之旗抱朴子
云武王時與天給之旗王既已克殷成帝之來當爲賚分主諸神祀紂先王通維四夷而天下莫不
賓焉襲湯之緒此即武王之所以誅紂也若以此三聖王者觀之則非所謂攻也所謂
誅也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子以攻伐爲不義非利物與昔者楚
熊麗史記楚世家云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始討字當爲封此睢山之間此即江漢沮漳之沮越王繄虧盧云即無餘也繄舊
作緊非以意改出自有遽未詳始邦於越唐叔與呂尚邦齊晉此皆地方數百里今以并國之故

四分天下而有之是故何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古者天子之始封諸侯也萬有餘(呂氏春秋用民云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於湯而三千餘國)今以并國之故萬國有餘皆滅而四國獨立此譬猶醫之藥萬有餘人而四人愈也則不可謂良醫矣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曰我非以金玉子女壤地爲不足也我欲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一本作來下同)諸侯也子墨子曰今若有能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諸侯者天下之服可立而待也夫天下處攻伐久矣譬若傳子之爲馬然(傳子言傳舍之人)今若有能信效先利天下諸侯者大國之不義也則同憂之大國之攻小國也則同救之小國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絶則委之幣帛不足則共之(共同供)以此效大國則小國之君說人勞我逸則我甲兵强寛以惠緩易急民必移易攻伐以治我國攻必倍量我師舉之費以諍諸侯之斃則必可得而序利焉督以正義其名必務寛吾衆信吾師以此授諸侯之師則天下無敵矣其爲下不可勝數也此天下之利而王公大人不知而用則此可謂不知利天下之巨(舊作臣以意改)務矣是故子墨子曰今且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繁爲攻伐此實天下之巨害也今欲爲仁義求爲上士尚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非攻之爲說而將不可不(舊脫此字以意增)察者此也

墨子卷之五

墨子卷之六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校注

節用上第二十

聖人爲政一國一國可倍也（言利可倍）大之爲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國家去其無足以倍之聖王爲政其發令興事便民用財也無不加用而爲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矣其爲衣裘何以爲冬以圉寒夏以圉暑凡爲衣裳之道冬加溫夏加凊者芊䱜不加者去之（芊䱜二字凡四見疑一鮮字之誤鮮少也言少有不加于溫凊者去之即下篇云諸加費不加于民利者聖王弗爲是也不加猶云無益）其爲宮室何以爲冬以圉風寒夏以圉暑雨有盜賊加固者芊䱜不加者去之其爲甲盾五兵何以爲以圉寇亂盜賊若有寇亂盜賊有甲盾五兵者勝無者（舊作有以意改）不勝是故聖人作爲甲盾五兵凡爲甲盾五兵加輕以利堅而難折者芊䱜不加者去之其爲舟車何以爲車以行陵陸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爲舟車之道加輕以利者芊䱜不加者去之凡其爲此物也無加用而爲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鳥獸犬馬以益衣裳宮室甲盾五兵舟車之數於數倍乎若則不難故孰爲難倍唯人爲難倍然人有可倍也昔者聖王爲法曰丈

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聖王之法也聖王既沒于民次也其欲蚤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以其蚤與其晚相踐後聖王之法十年若純三年而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矣此不惟使民蚤處家而可以倍與且不然已今天下爲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勞其籍斂厚民財不足凍餓死者不可勝數也且大人惟毋興師以攻伐鄰國（毋同貫）久者終年速者數月男女久不相見此所以寡人之道也與居處不安飲食不時作疾病死者有與侵就僾橐攻城（僾即援字異文）野戰死者不可勝數此不令爲政者所以寡人之道數術而起與（令當爲今）聖人爲政特無此不聖人爲政其所以衆人之道亦數術而起與故子墨子曰去無用之（疑有脫字）聖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

節用中第二十一

子墨子言曰古者明王聖人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彼其愛民謹忠利民謹厚忠信相連又示之以利是以終身不饜歿二十（盧云二字疑當爲世）而不卷古者明王聖人其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也是故古者聖王制爲節用之法曰凡天下群百工輪車鞼匏（鞼說文云韋繡也匏當爲鞄說文云柔革工也讀若朴）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諸加費不加于民利者聖王弗爲（舊民用下作諸加費不加民利則止今据後文改史記李斯列傳李斯曰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食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者禁即用此義）古者聖王制爲飲食之法曰足以充虛繼氣强股肱（太平御覽引有使字）耳目聰明則止不極五味之調芬香之和（芬字同芳）不致遠國珍恠（一本作怪太平御覽引同）異物（說文云恠大也亦通）何以知其然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阯北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謂暘谷昧谷）莫不賓服逮至其厚愛黍稷不二羹胾不重飲於土塯（當爲溜太平御覽引此云飯土軌史記李斯列傳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飯土匭啜土鉶徐廣曰匭一作溜說文無塯字玉篇云力又切瓦飯器也）啜於土形（太平御覽引作鉶鄭君注周禮云鉶羹器也後漢書注引此云堯舜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斲飲土簋歠土鉶糲粱之飯藜藿之羹夏曰葛衣冬曰鹿裘是約已也文選注亦以爲此文案出韓非子）斗以酌俛仰周旋威儀之禮（說文云頫低頭也或从人免）聖王弗爲古者聖王制爲衣服之法曰冬服紺緅之衣輕且暖（說文云紺帛深青揚赤色玉篇紺古憾切案緅非古字當爲纔考工記云五入爲緅鄭君注云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說文纔云帛雀頭色與鄭注緅義合說文無緅字是知當爲纔）夏服絺綌之衣輕且凊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爲古者聖人爲猛禽狡獸暴人害民於是教民以兵行日帶劒爲刺則入擊則斷旁擊而不折此劒之利也甲爲衣則輕且利動則兵且從此甲之利也車爲服重致遠乘之則安引之則利安以不傷人利以速至此車之利也古者聖王爲大川廣谷之不可濟於是利爲舟楫足以將之則上雖上（舊作止以意改）者三公諸侯至舟楫不易津人不飾此舟之利也古

者聖王制爲節葬之法曰衣三領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堀穴深不通於泉說文云堀兔窟也此褱字假音流不發洩則止流疑當爲氣據下篇有云氣無發洩於上死者既葬生者毋久喪用哀古者人之始生未有宮室之時因陵邱堀穴而處焉聖王慮之以爲堀穴曰冬可以辟風寒辟同避言堀穴但可以避冬日風寒而已逮舊作建以意改夏下潤濕上熏烝恐傷民之氣于是作爲宮室而利然則爲宮室之法將柰何哉子墨子言曰其旁可以圉風寒上可以圉雪霜雨露其中蠲潔可以祭祀宮墻足以爲男女之別則止諸加費不加民利者聖王弗爲

節用下第二十二闕

節葬上第二十三闕

節葬中第二十四闕

節葬下第二十五說文云葬藏也从死在茻中一其中所以薦之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又云節竹約也經典借爲約之義

子墨子言曰仁者之爲天下度也辟之無以異乎孝子之爲親度也辟同譬今孝子之爲親度也將柰何哉曰親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衆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也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一本作知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若三務者舊脫此字據後文增孝子之爲親度也既若此矣雖仁者之爲舊脫此字一本

有天下度亦猶此也曰天下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衆而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天下爲之者矣若三務者此仁者之爲天下度也舊脫此字據上文增既若此矣今逮至昔者三代聖王既沒盧云今逮至昔者連下爲文亦見下篇天下失義後世之君子或以厚葬久喪以爲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或以厚葬久喪以爲非仁義非孝子之事也曰二子者言則相非則字據下當爲即行即相反皆曰吾上祖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也而言即相非行即相反於此乎後世之君子皆疑惑乎二子者言也若苟疑惑乎之二子者言然則姑嘗傳而爲政乎國家萬民而觀之計厚葬久喪奚當此三利者我意若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此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舊脫此字據前後文增爲人謀者不可不勸也此下舊有仁者將求興天下誰霸而使民譽之云云共六十四字與下文複出今刪仁者將興之天下誰賈一本作霸而使民譽之終勿廢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理前作治亂乎此非仁非義非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沮也仁者將求除天下之相廢而使人非之終身勿爲且故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令國家百姓之不治也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何以知其然也今天下之士君子將猶多皆疑惑厚葬久喪之爲中是非

利害也故子墨子言曰然則姑嘗稽之今雖毋法執厚葬久喪者言（毋同慣）以爲事乎國家此存乎王公大人有喪者曰棺椁（舊作槨以意改）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繡必繁邱隴必巨存乎正夫賤人死者（正同征）殆竭家室乎（當云存乎）諸侯死者虛車府然後金玉珠璣北乎身綸組節約車馬藏乎壙又必多爲屋幕鼎鼓几梴壺濫（梴同筵呂氏春秋節喪有云壺濫高誘曰以冰水漿于其中爲濫取其冷者也）戈劍羽旄齒革寢而埋之滿意若送從曰天子殺殉（古只爲殉）衆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衆者數十寡者數人處喪之法將柰何哉曰哭泣不秩聲（言聲無次第）翁縗經（翁義未詳說文云縗服長六寸博四寸直心鄭君注儀禮云麻在首在要皆曰經說文云經喪首戴也）垂涕處倚廬寢苫枕凷又相率强不食而爲飢薄衣而爲寒使面目陷陬（當爲陬陬之訓阪隅言面瘦棱棱也盧云玉篇有㱡字先外切云瘦病也則當爲㱡）顔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强不可用也又曰上士之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王公大人行此則必不能蚤朝五官六府辟草木（辟同闢草即艸字假音）實倉廩使農夫行此則必不能蚤出夜（一本作晩）入耕稼樹藝使百工行此則必不能修舟車爲器皿矣使婦人行此則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紝（紝絍二字皆通）細計厚葬爲多埋賦之財者也計久喪爲久禁從事者也財以成者（以同已）扶而埋之後得生者而久禁之（言厚葬則埋已成之財久喪則禁後生之財）以此求富此譬猶禁耕而求穫也富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舊二字倒據後文改）富家而既已不可矣欲以衆人民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今惟毋（舊作無當是毋譌爲毋又譌爲無以意改）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君死喪之三年父母死喪之三年妻與後子死者五皆喪之三年然後伯父叔父兄弟孽子其（同朞）族人五月姑姊甥舅皆有月數則毀瘠必有制矣使面目陷陬顔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强不可用也又曰上士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苟其飢約又若此矣是故百姓冬不仞寒（仞忍字假音）夏不仞暑作疾病死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爲敗男女之交多矣以此求衆譬猶使人負劒而求其壽也衆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衆人民而既以不可矣（以同已）欲以治刑政意者可乎其說又不可矣今惟毋（舊作無以意改）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爲上者行此則不能聽治使爲下者行此則不能從事上不聽治刑政必亂下不（舊有行字衍文）從事衣食之財必不足若苟不足爲人弟者求其兄而不得不弟弟必將怨其兄矣爲人子者求其親而不得不孝子必是怨其親矣爲人臣者求之君而不得不忠臣必且亂其上矣是以僻淫邪行之民出則無衣也入則無食也內續奚吾（四字未詳）並爲淫暴而不可勝禁也是故盜賊衆而治者寡先衆盜賊而寡治者以此求治譬猶使人三睘（未詳）而毋負巳也治之說

無可得焉是故求以治刑政而旣已不可矣欲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是故昔者聖王旣沒天下失義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而北有齊晉之君此皆砥礪其卒伍礪當為厲以攻伐并兼為政於天下是故凡大國之所以不攻小國者積委多城郭修上下調和是故大國不耆攻之舊作者据後文改無積委城郭不修上下不調和是故大國耆舊作者据上文改攻之今惟毋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無以為積委也若苟寡是城郭溝渠者寡也若苟亂是出戰不克入守不固此求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旣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今惟毋舊作無以意改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粢盛酒醴不淨潔也若苟寡是事上帝鬼神者寡也若苟亂是祭祀不時度也今又禁止事上帝鬼神為政若此上帝鬼神始得從上撫之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孰愈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無擇也則惟上帝鬼神降之罪厲之禍罰而棄之則豈不亦反舊作乃以意改其所哉故古聖王後漢注引作古者聖人制為葬埋之法曰初學記引作桐棺餘書亦多作曰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死者為人惡之故云覆惡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壟若參耕之畝則止矣死者旣以葬矣生者必無久哭而疾而從事人為其所能以交相

利也此聖王之法也今執厚葬久喪者之言曰厚葬久喪雖使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然此聖王之舊作也以二字据後文改道也子墨子曰不然昔者堯北教乎八狄北堂書抄引作北狄道死葬蛩山之陰蛩初學記引作鞏一本亦作鞏北堂書抄後漢書注太平御覽俱引作卭呂氏春秋安死云堯葬于穀林高誘曰堯葬成陽此云穀林成陽山下有穀林衣衾三領穀木之棺穀字从木葛以緘之旣泥泥當為犯窆字之假音也而後哭滿埳古無此字當為坎北堂書抄後漢書注太平御覽俱引作坎玉篇云埳苦感切亦與坎同無封後漢書注引作窆封窆聲相近已葬而牛馬乘之舜西教乎七戎北堂書抄太平御覽引俱作犬戎道死葬南巳之市後漢書注引作舜葬紀市又一引作葬南巳之中太平御覽亦作紀呂氏春秋安死云舜葬于紀市不變其肆高誘曰傳曰舜葬蒼梧九疑之山此云于紀市九疑山下亦有紀邑按南巳實當作南巴形相近字之譌也高誘以為紀邑非九疑古巴地史記正義云周地志云南渡老子水登巴嶺山南回記大江此南是古巴國因以名山是巳衣衾三領穀木之棺後漢書注引穀作款非葛以緘之巳葬而市人乘之禹東教乎九夷太平御覽引作教于越者以意改之道死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史記集解引衾作裘非桐棺三寸後漢書注引尸子云禹之葬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葛以緘之太平御覽引緘作繃注云補庚切則此緘字俗改絞之不合通之不埳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旣葬收餘壤其上壟太平御覽引作收餘壤為壟則當云為其上壟前漢書注作隴若參耕之畝則舊作取据前漢書注改止矣若以此若三聖王者觀之則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故三王者皆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豈憂財用之不足哉以為如此葬埋之法太平御覽引作以為葬埋之法也今王公大人之為葬埋則異於此必大棺中棺革闠

三操（闟同覿操同纅假音字）璧玉卽具戈劍鼎鼓壺濫文繡素練大鞅萬領輿馬女樂皆具曰必捶垛（捶當爲埵說文云堅土也垛當爲垛說文玉篇無垛字言築涂使堅）差通壟雖凡山陵此爲輟民之事靡民之財不可勝計也其爲毋用若此矣是故子墨子曰鄉者（鄉鄉省文）吾本言曰意亦使法（舊脫此字一本有）其言用其謀（句）計厚葬久喪誠（舊作請一本如此）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則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勸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若人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則非仁也非義也非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沮也是故求以富國家甚得貧焉欲以衆人民甚得寡焉欲以治刑政甚得亂焉求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又得禍焉上稽之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而政逆之下稽之桀紂幽厲之事猶合節也若以此觀則厚葬久喪其非聖王之道也今執厚葬久喪者言曰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爲而不已（猶言何說）操而不擇哉（擇同釋）子墨子曰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昔者越之東有輆沐之國者（輆舊作輆不成字據太平廣記引作輆音善愛反今改盧云列子湯問篇作輒才新論作軫沐）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盧云解魯問作鮮與列子同杜預注左傳云人不以壽死曰鮮）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居處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

俗者也楚之南有炎人國者（盧云列子作炎敬順釋文讀去聲）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列子朽作殄同太平廣記引作刳）然後埋其骨乃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渠舊作秉據列子及太平廣記改括地志云寧原慶三州秦爲北地郡戰國及春秋時爲義渠戎國之地今甘肅慶陽府也在陝西之西）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燻上（燻卽熏字俗寫）謂之登遐（太平廣記引作熏其煙上謂之登煙霞）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太平廣記引有云而未足爲非也）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若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則亦猶薄矣若中國之君子觀之則亦猶厚矣如彼則大厚如此則大薄然則葬埋之有節矣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尚有節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獨無節於此乎子墨子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菹漏氣無發洩於上壟足以期其所（詁期會）則止矣哭往哭來反從事乎衣食之財佴乎祭祀（說文佴佽也佽訓便利）以致孝於親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誠（舊作謂以意改）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節喪之爲政而不可不察者此也

墨子卷之六

靈巖山館刊